

重刻四六菁華序

圖書啓秘竒偶之數並陳館閣揚  
葩駢麗之習漸熾晉魏特超上乘  
唐宋繼擅名家璧合珠聯組織煥  
天工之巧金聲玉振鏗鏘依嶰管  
之和摛采彤廷闡明聖之述作吐  
華粉署摠忠義之謀謨伐山伐材





偶意共逸韻俱發對言對事藻辭  
與竒思兼流學海驚濤真可躍蛟  
龍而翔鸞鳳明堂擊石誠堪動天  
地而泣鬼神宜為刻鵠芳規豈值  
雕虫末技仰惟

巡臺愛所褚公晋土文豪

明時宗匠掄材棘院收錄崇古雅之

珍校藝梁園評隲黜軋茁之弊顧  
茲黌序漫言繪句締章慨此青衿  
未解諧聲協律陸忠宣之典則遠  
矣蘇文忠之格調遐哉遂出四六  
菁莪式穀二三譽俊披從蘭篋檢  
閱勞乙夜之功發自栢臺嘉惠荷  
百朋之錫敬延毛穎之華再訂豕



魚爰授木公之儔重鏤綺繡尚蘄  
仰承德意咸圖遠紹前修採華實  
於嵩印勿徒撐霆裂月遡淵源於  
河洛務希緯地經天謹贅數言用  
勗多士

時

萬曆甲戌歲季冬之吉

河南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豫章  
秉貞吉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六菁華卷上

晉前鋒都督平兗青州露布

尚書五兵臣元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爲一我伐  
用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届迪上帝命付中  
國民徐方旣同而來庭宣王復古齊地悉平而振旅  
世祖重光整我六師如雷霆植十二郡之旗鼓不圖  
今日載績武功恭惟皇帝陛下體乾粹精位履中正  
凝江寧神璽之祚至于萬年開吳分歲星之祥綏以  
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畧無宴安江沱之心惟臣鞠凶  
至堅孔熾吞燕涼而荐食介鱗易我衣裳闖荆益以





長驅蝨賊荒我居圉敢行稱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  
雖武騎無所用天助者順聞風鶴皆爲兵一戰成淝  
水之勳三捷取壽陽之境匹馬躡輪無反乃滅而亡  
箠食壺漿以迎曰僕予后謳吟思漢震動附周臣安  
請乘破竹之機分命采薇之率復舊都在此行也清  
四海可失時哉臣等以先啓行敷奏其勇辟四方徹  
我土誕將天威獎三軍定中原翦此朝食推鋒而造  
渦潁抗旌而次彭城彗掃星流席卷雲徹欲快心於  
狼壘庶舉秦若鴻毛虓虎濯征困獸猶關張崇守充  
河而假息符明據青社以每生食椹靡懷寢薪莫悟

矧河南城堡之皆附寧山東德化之未孚乃遣劉襲  
攻鄆城崇棄甲而遠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壘而  
來降穆如清風丕冒出日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載戢  
干戈汶達于濟濟達于河底謹財賦遂鼓行於司豫  
汜盪穢於羗髮時靡爭而心載寧君之訓而臣何力  
斯皆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鄆謹田用孺無敵揚文  
武烈圖功攸終于以正六龍御天之居豈止保五馬  
浮江之緒臣等共武之服賴天之靈洛邑朝諸侯望  
翠華之回軫營丘發嘉號竢玉牒之修封臣等無任  
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旌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防風景於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軒其駭矚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眇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



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  
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閭而  
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  
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  
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  
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  
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  
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  
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毅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  
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  
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  
而自惜鍾期旣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  
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坵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  
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  
言均賦四韻俱成

代李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人非溫潤地實寒微昔從太宗下陳曾



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  
圖後房之嬖入門見疾娥眉不肯讓人掩袂攻讒狐  
媚偏能惑主陷元帝於翬翟致吾君於聚麀加以虺  
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娣屠兄弑  
君鷄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  
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在別宮賊之宗盟委之重  
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  
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  
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  
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以氣

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  
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  
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  
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星斗平喑鳴則  
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斯制敵何敵不摧以  
斯圖功何功不尅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  
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  
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塚安在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  
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  
河若或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



至之誅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奉天改元大赦制

陸敬輿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朕以長於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真之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



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  
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  
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䟽猥以徽號加于朕躬固  
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  
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  
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  
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  
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  
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旣不能弘  
德道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  
父母實愧增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  
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  
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

破朱泚露布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  
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  
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克氣運德刑  
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彛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  
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置五兵或張九伐蓋欲  
攘削奸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



有已然者抑寔爲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  
貞明侔於日月陶挺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  
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  
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  
設有征無戰許蔡俟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  
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奸徒熒惑我  
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  
始之妖字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  
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  
薰灼加闕葺之質冀革桀桀將馴太和殊不知惡木  
生槎枿之英猥狗吠豨牢之主頃屬鑿與順動郊圻  
駐蹕而泚乃夙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  
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蠱尾罪踰羿浞惡貫梟  
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  
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謀陰貸兇謀旣緩雷霆之  
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  
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  
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畧灞澹以揚旆瞰  
花園而下營土垩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  
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畧芟夷謂其氣



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  
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  
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讐  
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彭  
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  
超勝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  
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通化門外盡  
銳於神器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  
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  
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僞狡言尚憑陵作忠盡謀  
力則不及恬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颯馳衆若螽集  
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  
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貙兕作威感  
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  
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震耀鼙鼓騰聲  
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  
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謀賊之心膂旣已生擒  
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擊頸求活投戈乞  
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  
汙俗管寔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



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  
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譁譟之聲  
山傾而河泄鼓鞞之氣霆鬪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  
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旣自北而  
徂南竟與尸而折首又使唐良臣等領馬步爲副勢  
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  
雉及茲剪滅纔欲乘凌曾乏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  
固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  
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討即誅夷臣切以此賊包藏  
不測必會凶德褻氣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

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  
或者上天之意申敬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  
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  
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遣  
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  
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  
園鍾簋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  
雄都神扶業業之基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  
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  
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因橐不



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缺郗毅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忭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唐河東保寧等軍行營副元帥諭晉隰慈州

檄興元元年八月馬燧平李懷光也

興元元年八月某日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北平郡王燧檄告晉州要君廷珍隰州毛君朝狀慈州鄭君抗及將士吏民等蓋聞率土莫非臣盍念在三之訓明王伐不敬有嚴討貳之刑義士不求生以

害仁智者能轉旣而爲福其畢棄咎咸與惟新我國家九葉繼明億年疑命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內撫外縱濮鈞於北祝栗於南德洋風普神旌遞列窳窳咸誅堯治時邕猶有青丘之梗舜仁天憫未除丹浦之凶李懷光奮渤海之俘授蒲津之節始謂狙之作使不虞鷹之易颺犇命醴泉粗展勤王之績請朝行闕輒裏犯上之謀猶念前勲屢縻好爵張萌牙於霜電悖木水之本原升鸞之謀肆行巢父之使弗返奪二軍而殲良將剽三七而翦近畿豕心莫悛鸚音不革已復漢京之日月載揚周旅之霆雷幕府承命齋壇



建牙列鎮正正之旗堂堂之陳莫我敢承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有征無戰渾侍中率同陝之士韓僕射統  
邠寧之師唐節度虎視鄜坊駱將軍熊罴鎮國風雲  
助氣草木爲兵詔參伐以清氛命招誓而繕怒不媿  
前茅之遏林成獨柳之誅惟爾三州之士夫夙被紫  
朝之德澤嶠從處仲適受逆汙遵事隗囂豈爲賊守  
鼎魚假息穴兔隄危犯大義者衆必攜作不善者神  
弗赦歷數古今所記未聞叛逆獲全惟岳阻兵汔膏  
齊斧朱泚竊號亦梟梟街矧茲狄孛敢于天罰犬馬  
猶有主覆載不容鱷鯢取以封脅從罔治聖上禹湯  
罪已文武行仁凡鳴狐假王之妖首鼠觀釁之將莫  
不匿瑕宥矣磳垢滌郵雖三子猶存蓬艾之間豈太  
陽不回葵藿之照尚式王命共惟帝臣勿相依於輔  
車以俱焚於玉石儻能洗心效順解甲來歸勩獻關  
東䟽封帶礪融全河右紀烈旂常若迷復怙終猶豫  
不斷蹈于顯戮謚爲至愚豈惟敷讐多方亦將遺臭  
千載請擇二者永肩一心耆定爾功復見弓櫜而戈  
戢式化厥訓庶幾世變以風移檄到如章書不盡意

唐劔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

吐蕃露布

唐德宗丙子  
十二年辛卯



尚書兵部臣臯等言臣聞天討有臯兵應者勝義者  
王夷不亂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轉  
正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曰商莫不  
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鷄虜河源武節憺虜月蝟  
率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啓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  
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救寧武功績八  
葉之鴻圖暢四征之雄畧懷梟鴟銷祲稟印太和  
前翦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允塞我武惟揚竒幹  
善芳各脩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  
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畧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  
瞰戎丘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蝥賊搖  
我疆震驚畿甸騎濫敢於深入鑿蹕至于親屯倜然  
授兵敢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  
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徹賂闖鹽夏以  
擣虛夷德無厭弗悔衽金之甌楚氛甚惡輒興裹甲  
之謀蠢爾爲讎整居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  
之質諸羗雖嘗拜力麋八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頽  
於邊受命于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  
輸致騎之勤晉戎成倚鹿之勢彼旣失鐵橋之險我  
遂克峩和之郭盍竄匿於龍虎復虔劉於麟塞戕我



守將墮我陣隍脩戈矛與同仇靡室家不遑處臣等  
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  
寧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  
羆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  
壹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  
顯之半策勲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  
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乘  
勝而定青海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  
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  
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廬魚潰駝脫免犇谷  
靜山空行就馬耆之僂區殫域滅汜聞智盛之降斯  
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竒堂上之兵守  
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須池之柱植表赤嶺之  
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  
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揭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  
微殿受俘重規崑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  
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爲長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時德宗自

興元罪已去尊號  
至是父老請復還

柳子厚

長安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



六國六華月華卷上  
十四  
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竊見  
近者祥瑞所呈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于四方有以  
知上玄降靈誕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  
大道既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  
也其皆陶煦純仁成此耆老生旣無補死而何求唯  
願上開帝閭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  
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  
門輒進表訖伏惟相公贊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  
號尚鬱天人失望草野愚鄙切有感焉伏望敷奏之  
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  
無恨輕贖國相伏待典刑謹狀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鄭

柳子厚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  
實謂休徵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  
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興方使億  
兆繁滋區夏充牣故表祥於字育是啓運於升平事  
杳化源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  
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父南  
霽雲

柳子厚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恩必加  
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  
遐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其就嚴譴無以負荷先志  
報效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勅以王  
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  
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荅百生之幸庶  
得推鋒觸刃摩壘搴旗冀獲盡於微試儻不墜於遺  
烈踴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  
官考覈國子置車甲之司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  
用千秋思奮於事越仲孺期死於奔吳義激君親名  
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替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  
披肝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進農書狀

農書  
三卷

柳子厚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所司進  
農書永以爲恒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俶  
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  
食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厲農功旣立典於可傳每陳  
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  
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



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器

瓷才資切陶器之緻堅者

柳子厚

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並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銅之德器慙瑚璉貢異器丹旣尚質而爲先亦當無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上本府狀

上桂管觀察府

柳子厚

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已帖縣準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丞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

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況俟期尚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輕賜塵贖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裴行立

柳子厚



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景運微惡盡除黃少  
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跽伏偷安憑  
孽狐之丘跳踉見恠以爲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  
使臣隳犯王畧恣其毒靈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  
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額面縛乞身歸郡  
邑于王官效黎獻于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  
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衆輕鬪蟻勇劣怒螳  
織縞當強弩之初孤豚償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  
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齋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  
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  
甲旣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切觀上畧總帥中  
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  
出於山林跋距之材遍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  
雷莫不鼓舞戎行處恭師律投軀不愆於羽檄跂足  
惟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奉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  
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及於  
室皇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闔即以月日全軍出次  
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南則浮海濟師共集  
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  
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微側之勇冠一方竟



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  
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  
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無事書之竹帛  
實謂揚名事湏移牒隣管以成掎角舉牒者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

賀聖書門下元和十四年二月日弘正誅之也

柳子厚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  
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  
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效逆  
於化育之辰逞豺豕之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謨克  
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幾走丸未喻於乘勝渴

河清濟會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不聞湮岸之阻天  
兵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註  
誤之典期以撫循外懼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獍豈  
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  
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  
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垂  
白遺老再逢天保之安措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  
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爲效節膏原  
潤草豈足酬恩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  
慙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



屏營之至忭舞歡慶倍百恒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賀中書門下云

柳子厚

某官某乙右某伏奉二月二十二日德音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內抃躍無窮伏惟周滅三監但明誅放之罰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畏暫行而德洽誅纔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耜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豐以貨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刃傷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污申節義之餘寬功多受三事之榮節者有十連之寵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寰海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耻之辰見咎繇惟輕之德忭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

賀中書門下楊於陵分之也

柳子厚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為連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



鴉變好音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遂使  
琅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  
善祝恭以相公暮參禹績制出蕭規光輔聖神永康  
黎獻其獲逢開泰忝守方隅忭躍之誠倍百恒品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裴行立  
賀裴度

柳子厚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  
訖某忝居末屬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  
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  
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復古之勲吳鄧寇耿致光武配

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  
力甚易豈若閤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暮以  
昌鴻業廟畧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閤  
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淮蔡之兇則下車而授首  
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况師道惡稔禍盈鬼怨  
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  
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  
梟獍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  
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傳  
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



允屬於聖君崇勲實歸於宗衮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崔詠

柳子厚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累陳誠懇謬尸進律之寵未遂執珪之願相公膺賢輔聖大叙彝倫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又逾再周企鸞鷲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徒竭丹誠况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豈使班超之望長懸子牟之戀空積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允負微故事而不貴換夙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宰相之車敢希榮於上客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柳子厚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趙摧粟腹即長平死事之孤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効於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緜緜超昇品秩肉食廩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



蜀趙逆將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  
刀筆之吏實以深文首級之差今復誰辯蒼莛之謗  
不能自明猶賴舊勲謫居樂土食人力之粟守無事  
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伐恒冀  
蕞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才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  
當一隊効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冤痛撫  
劔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  
得擁遏又况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  
獎無所吝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  
恐之至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  
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人過真理古也朕  
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  
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  
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  
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  
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  
有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



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狎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亮羊羈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盡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

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惧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李德裕上丹袞六箴唐敬宗手詔褒答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



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  
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慮深微博  
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  
隅用比韋絃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旣已  
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旣遐眷  
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深誠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  
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法豈不善始

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  
興穹昊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  
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  
唐虞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  
下清明傳鬯光耿四海玄德貞隣天休大賚日角見  
表志氣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  
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  
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閨壺以施王教由家道  
而刑國風去比周敷名實覽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  
誠質登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



謹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  
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勃消發倉廩而蝨螟息去歲  
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  
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  
炳煥雲漢其章溫公敬遜承大任之教和樂愷悌洽  
戚藩之心德風偃于群黎威霆動乎絕域又以敬養  
不建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祔宮每懷嗣徽蒸蒸而慕  
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宥  
劉之罪與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爲之反禾及單于慕  
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  
容莫不先甲而布其澤于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輕  
靄網緼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  
服冕之士戴鶡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鮐背不謀而  
進曰陛下玄默天晬輝光日新大夫李熙四極爰臻  
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薦萬斯之年  
不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群  
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  
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懾之謂武感而遂通  
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  
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



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  
裕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  
誠躍頓首謹言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王元之

尚書兵部臣聞周征玁狁長駟北伐之師漢討匈奴  
用絕南牧之患惟帝王之耀武亦今古之長風我國  
家乘五運以膺圖順三靈而改卜義旗方舉萬民喧  
桃李之歌神武惟揚四海絕萑蒲之盜建德尋膏於  
鍤鑽世克俄繫於俘囚武闕則瓦解以無遺黑闥方  
土崩而自盡杜伏威蜂屯江表束手來降徐園即鼠

竊山東連頸受戮蕭銑之兵銷嶺外薛舉之電掃隴  
川民心於是悅隨王業以之大定唯茲左袵滯我休  
戈頡利豺狼其心腥膻異類信天地之偏氣爲教  
之外臣前王忍含育之恩歷代患羈縻之術和之則  
防如蛇豕違背歡盟攻之則遁若犬羊疲勞師旅我  
高祖以洪基肇創黔首未安慮王化之不敷捨鬼方  
而弗顧稔以稱臣之禮加其厚往之儀持神鋒而方  
俟斬鯨豢良犬而未遑願兔謀臣爲之切齒壯士爲  
之衝冠天威爰戰於雷霆醜類逾滋於蜂蠆伏惟陛  
下經綸草昧掃蕩攬捨出震宮而日麗九天廓皇道



而風行八表痛心疾首長思渭水之侵繕甲理兵特  
問隸山之罪而又侵凌王土搔動邊民稔惡貫以旣  
盈奉天誅而無赦臣等徂征授鉞仗義平戎執乎彼  
曲之辭乘以我盈之勢鼓輦動地三春掀蟄震之雷  
戈甲連雲千里散龍蛇之電指陰山而直入趨馬邑  
以廉程康蘇密應變知幾先來欵附蕭皇后離邦去  
里再見京師頡利有此敗亡方來朝謁穿中餓虎暫  
爲掉尾之情箠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臣與副將張  
某等知其猶豫恐恣猖狂遂乘無備之時爰作襲人  
之計齋三旬之路食擁一萬之精兵火炎而立見燎  
毛雷疾而寧容掩耳斬俘馘於萬段虜羊犬以千羣  
頡利生擒義城斷首盡復恒安之地永清大漠之塵  
韋韞毳幕之人從茲率服浴鐵衽金之士將見凱旋  
臣等職忝專行材非善戰實賴自天之祐敢言破虜  
之功遙荷皇威不辜閫外之寄咸知睿筭自駟堂上  
之兵佇見興耒耜於沙場戢干戈於武庫憧憧夷邸  
長傾奉日之心寂寂邊城永罷防秋之役臣等無任  
樂聖戴天忭舞歡呼之至

建隆登極赦文

五運推移上帝於焉睠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



朕起自側微備嘗難苦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  
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  
百姓之與能屬以北虜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  
徃殄胡塵鼓旗纔出於國門將校共推於天命迫廻  
京闕欣戴躬躬幼主以曆數有歸尋行禪讓兆民不  
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曠時勉狗羣心已登大寶昔  
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唐漢開基因始封而建國  
宜國號大宋改周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乘時撫運  
旣叶於謳謠及物推恩宜周於華夏可大赦天下於  
戲革故鼎新景命初隆於王室青災肆赦鴻恩普洽  
於民心更賴將相王公協謀同力共禪寡昧以致升  
平凡爾萬方咸知朕意

賀刁祕閣啓

揚大年

羣王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兼該  
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  
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豕亥之非榮對鬼  
神之問允資鴻博式副選掄恭惟某官竹箭貞姿天  
球祕寶一自翰飛南國便歷亨衢奏賦梁園載居右  
席薦紳之所推慕負宸之所嘉稱群公奉金以交驩  
諸生攝齊而請益矧乃紫宸引籍紅旆行春循吏之



謠益喧於十部望郎之選荐歷於三臺公望愈隆天  
眷彌厚屬東求於髦碩用刊正於黼黻明庭伏奏  
之勤副延閣紬書之選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  
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之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  
之詼諧某限符竹之所拘揖風期而尚阻願言慶忭  
倍異等倫

開封府上梁文

楊大年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  
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闕應門下鑿黃  
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駿奔而存至舟車輻湊以  
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 法天崇  
道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  
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授人肝食視  
朝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謠物情而  
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邊鄙無  
金革之聲四序田康隴畝起倉箱之詠敦淳反朴黎  
民盡致於可封獻贄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  
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卜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  
於強漢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  
華儀刑列郡疆理旣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



惟俠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在元良皇  
太子道契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勤  
主鬯承洮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邑以  
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絕吹  
犬以堪驚玉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簿書  
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絕藝  
揮斤者成市荷鍾者如雲度榱桷之材召丹雘  
巧埽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蟠竦以蜿蜒瓦  
疊鴛鴦而迤邐皇宮煒聽事斯嚴廊回合以四周庭  
清虛而中猷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峩我足

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兒郎偉令茲  
吉日將畢竒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地  
堆餅餌以如山卮酒疑肩盈樽滿案極量而飲應不  
羨於單醪實服而食固如填於巨壑旣醉以飽式舞  
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伏願拋梁已  
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椿而難老邦  
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載前星未耀  
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賓從盡預商  
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將吏奔趨而有幸軍民  
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絕寇



攘夜戶而從茲不閉人無爭訟園扉而自此常空百  
姓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我皇帝之千  
秋萬歲長端拱以居中

免奉使啓

夏竦

比膺使指徃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幣  
寔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  
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風木  
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旣嫌  
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  
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  
素獎孤寒屬商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  
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未惟佩服  
何但銘藏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元獻

臣 往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  
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爲膏  
壤之滋共蒂并柯布在密青之囿畫品難形於卓異  
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搗華藻匪太平之特  
盛壹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膺期有臯陶之賡載周  
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默相以模猷不專攻於辭



翰迨于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  
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若  
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  
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  
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  
隱其誠而靡宣局蔽律者艷其言而罕實不足以上  
裨 睿覽下達民情放明良起喜之音續雅頌清徽  
之範始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工  
豈任多愧臣當庸濫實玷 恩華興寤以思覲惶  
無極其兩制并學士待制自章得象以下十三人三  
館祕閣自康孝基以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四十  
首謹隨狀 奏以

聞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

歐陽永叔

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  
重朝廷列於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  
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闕而  
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  
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蔽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  
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



愚式序舉百職以成脩綱紀甚明贊萬機而至悉自  
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建此逾時蔚然休問  
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  
之重勤兵所宿是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  
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  
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永桡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華內閣仰惟道德  
名望之老父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鯁孔  
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  
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  
仄席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抃况於庸鄙最荷知憐  
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  
踈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  
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  
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旣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  
調以符瞻詠

會老堂致語

歐陽永桡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  
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



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  
俊遊白首各詣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尋鷄黍之  
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  
方爲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  
間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爲一時之盛事敢  
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  
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  
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  
白莫辭頻

除韓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等軍節度

使制

張方平

朕光宅萬邦肇新駿命正權綱之遠御審名器之大  
方眷予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勲之重用昭報禮之  
隆爰揆剛辰誕揚贊冊具官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  
工光切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  
和社稷是經文武惟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  
謙荐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  
懇之堅辭誠難奪增寵上階之峻特開兩鎮之崇蔽  
自朕心事非舊典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  
業甚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



篤於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衮衣之  
還乃情本朝遐不謂矣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物  
車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爲難豈有  
抱空踈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擢從  
講闈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  
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運鈞之化隆作厦  
之功至和平分羣力並用不愛羨錦曲從庇身之求  
申錫介圭畧比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爲陋事  
君者以居中爲榮揆能苟微冒寵思過固當勵斷斷  
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尚有云補下塞讒慝之  
口上谷甄鎔之私

除王德用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河陽三城節  
度使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制

胡公宿

內樞之地 上範於斗宮前筭之籌參寄於人傑以經  
常武之事 是號本兵之司圖名厥冠疇總予務乃眷  
元侯之長 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還舊物具官



王德用志懷果烈風槩沉雄通於竒正之謀居然英  
傑之氣春秋閱禮韞義府以惟深甲令書忠載世家  
而有舊比膺推轂荐歷干城先十乘以臨戎長萬夫  
而觀政德刑俱舉威惠參施能名播於外夷沉機隱  
於敵國擲咨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迪宣忠力孚  
乃誠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蕃  
宣之治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  
於朝聽是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  
邦用陪京室屬右樞之闕職咨羣岳以擇材僉曰汝  
賢宜弼予治蓋天子二老出以居方伯之尊寰內諸  
侯入則處公卿之任抑惟曩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  
使纂舊服仍峻雲臺之號兼增并牧之封式厚耆英  
有加名數於戲樞機發令制戎事以惟艱樽俎折衝  
經人謀而匪易徃慎乃位益思其忠

除富弼樞密使制

范景仁

兵布於天下而至衆故統之有本元謀出於堂上而  
無窮故資之於明哲是以基于靜密式暢遠猷始乎  
幾微能成大務若時付畀茲謂劇艱前某官富弼文  
武相資柔剛並適誠貫金石材隆棟梁徃在 先朝  
嘗爲上宰至言無隱精慮有開方國計之是毗以親



喪而遽去况夫西漢而下巨唐以還訖于本朝凡厥公相率就起服以爲權宜而卿固執禮經懇辭恩詔三年始事四海具瞻再炳台符之文兼崇樞密之任重陪多賦庸示褒章於歲天命甚難神器至重始初纘紹正賴經綸幸元老之聿來偕衆賢而同濟庶幾涼德罔累慶圖

上韓太尉先狀

王介甫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曰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効幕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關即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賀韓魏公啓

王介甫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



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  
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  
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  
典司密命摠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  
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  
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  
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  
有成功 英宗以哀疾荒迷 慈聖以謙冲退託內  
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  
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  
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  
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崛起在諸公  
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  
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  
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  
嫌用自絕於高閔非敢忘於舊德逸聞新命竊仰遐  
風

英德殿上梁文

王介甫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  
嗣開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



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  
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  
奔清蹕甫轉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  
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方劍將游高廟  
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  
萬世之功見堯於羨未改三年之政乃眷薰修之吉  
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  
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  
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  
善頌以相歡謠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  
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  
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有一心而顯相  
保饋祀之無疆

韓琦加恩制

王介甫

朕祗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相  
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服大號以寵元勳具官韓  
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  
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閒朝廷之兩社揉方域之萬  
邦辰猷具減噐寶加重中辭機軸之要外即蕃屏之  
安衡統紘縆備三公服飾之盛橐兜載纛兼大將威



儀之多序績旣崇修方彌謹協成宗祈之禮豫有顯  
功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恩典徽數所以旌  
帝臣明德茂功所以獎王室往惟勵翼服此褒嘉

謝王司封啓

王介甫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  
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  
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  
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  
首公爲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畧後生不  
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調其行使不  
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  
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相府啓

蘇老泉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返二者  
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  
宦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  
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  
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  
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  
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



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爲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旣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賜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元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賀歐陽樞密啓

蘇老泉

伏審先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爲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荅勲勞之舊一歷二府



遂超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  
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  
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  
之畧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  
萬世以爲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  
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  
恩至深爲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  
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  
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教坊致語

王珪

臣聞高廩登秋美粢盛之已報需雲命燕嘉飲食之  
維時況寶曆之逢熙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羣臣之飲  
翕同萬物之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仁敷  
中寓虎旗犀甲韜兵武庫之中桂海冰天獻畫彤墀  
之下邦有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候爽氣於重霄  
置清觴於別殿下玳羣之鶴鷺發和奏之笙鏞於時  
日上扶桑風生閭闔度芝蓋於丹城降金輿於紫闈  
百獸感和來舞帝虞之樂羣生遂性如登老氏之臺  
固已追平樂之勝遊掩栢梁之高會臣繆參法部獲  
望清光靡揆才蕪敢進口號 翠輦鳴稍下未央千



官齊望赭袍光霜清玉佩中天響風轉金爐合殿香  
仙路忽驚蓬島近書陰偏度漢宮長年年萬寶登秋  
後常與君王獻壽觴

小兒致語

王珪

臣聞舜帝深仁衆極募羶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藻  
之娛矧逢下武之期屢洽登年之瑞張君臣之廣燕  
煥今古之多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躬神睿之姿撫  
休明之運禮樂兼于三代文章邁於兩京矧乃武庫  
韜戈戍亭撤候百蠻奔走南喻銅鼓之鄉萬里謳謠  
西出玉關之路今則清商應律滯德盈疇奏肆夏之  
音事軼元侯之嚮詠嘉魚之什禮交君子之歡足以  
崇勝會於難追騰頌聲於無既臣等生陶醲化謬齒  
伶坊雖在童髦嘗習舞干之妙趣趨君陛願隨樂節  
之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女弟子致語

王珪

妾聞候凝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麻鳴見羣臣之  
好合矧萬機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啓燕良辰騰歡  
綿寓恭惟尊號皇帝嚮明紫極儲思岩廊邁三皇五  
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候亭相屬不齊萬里之糧  
年廩屢登又羨曾孫之稼時及授衣之候民多擊壤



之禧席慈惠於前儀慶升平於茲日玉觴盈醴均流  
湛露之恩翠虞擬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休於靡極  
召和樂於無窮妾等幸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純  
之節來參蹈厲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除韓琦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儀國

公加食邑實封制

王珪

朕按奉高之儀思承上帝之福詠我將之什知配文  
王之功誅辰季秋之良盡志孝饗之事應一郊之足  
卜躬三歲之宗祈于時陳物采於國中接神明於堂  
上璧圭溫潔粢盛令芳靈光燭於大庭休氣蒙於重

宇疇相丕祀於顯元臣肆膺拜胙之釐首布告廷之  
命具官韓琦命世發德佐王矢謀財萬化於物宜熙  
百工於帝載已任沈機之斷力陳遠馭之圖若歲爲  
霖可以濟天下之旱如易占筮可以判天下之疑責  
大而智愈深事昭而情猶勉迺先庚之詔靡物備而  
不嚴維自昔之文或禮闕而不講使朕得褒六天之  
對欵七廟之靈輯于昭曠之儀顧匪烈文之輔茲庸  
錫之名壤建爾上公寢廣奉田之腴復敦真食之賦  
汝爲汝聽汝勞汝嘉於戲在福不敢康蓋天有難忱  
之命於德如弗及蓋民無常懷之心雖朝廷之甚休



蓋君臣之相勅宜興盛治允答靈歆

除曾公亮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依前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英國公加食邑實封

功臣制

王珪

大火基宋實開五聖之符六龍乘乾遂繼中天之運  
乃瞻近弼荐更三朝元勳冠於百僚利澤施於萬世  
載蠲穀旦敢告治庭具官曾公亮學通天地之微謀  
合聖賢之舉包剛柔於九德固夷險之一心蚤膺皇  
祖之求爰履公台之位有臯夔之論能變堯民於時  
雍有丙魏之聲不改漢家之故事肆我文考遺於冲  
人浴顧命之老臣輔初政於天下重選至策終仰丕  
成進首中臺之班徃顯東省之務旣䟽榮於公社益  
躡數於爰田功之所加寵不敢後於戲恐德弗類念  
高宗之未言俾民不迷繫尹氏之素力共祈天監永  
協邦休

上韓康公啓

程伊川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  
知人之實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願也不才少而從學  
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  
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



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  
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  
溫厚西清入侍密宸宸之輝光考於近世以來可謂  
非常之遇荷恩爲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  
惟殫素學勉副厚知

定親書

程伊川

伏以古重大昏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  
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敵猷之弗競不量非偶  
妾意高門以願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  
閨第幾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世契之家  
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任  
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通倅謝兩府啓

姚闢

書局備員僅逃於譴謫海濱貳政實賴於獎提脫去  
塵埃奔走之勞遂獲清閑風土之樂養親有裕處分  
亦宜伏念闕學不知方才非適用嘗欲慕古人之節  
故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踐譽是非  
之相半向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米鹽簿書之間  
無所增益於舊學錄錄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  
其本心適丁先帝之御圖閔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



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皆顛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  
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將大興作詰之有司而莫  
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盛儀而君后祭祠燕享之大  
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革或  
因有損有益苟至於殘脫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  
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若簡編之備具俾有定責遂  
立別資顧惟不才輒亦被選然而案牘繁多而義皆  
無統紀綱踈畧而事莫得詳夫以鄙陋不學之資而  
當纂述所難之任勉焉或局浩乎無涯磨精畢力者  
五年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大本朝制  
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備來者考求之用然不能  
秉義以收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妄以芻言  
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善心忌諱不知殆匪謀  
身之良術幸賴主上寬仁之厚明公保庇之全謂罪  
雖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妄特蠲深  
憲俾得自新出於莫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自  
咎固絕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卜休之有日惟其沐  
浴於盛德之際歌詠於太平之中凡外物之儻來皆  
虛心而順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披雲樓上梁文

陳履常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  
惟此東州稱爲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王化  
旣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  
豪傑間出地滋懇闕歲嗣豐穰里無愁嘆之聲吏絕  
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高  
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靚深稱吏民之  
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  
聽于輿頌落此成功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  
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露之警盆繅鎌割家有囊廩  
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椽榻  
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除富弼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觀使制

呂公著

聖王賦祿所以崇德而勸勞賢者辭隆所以激貪而  
厲俗眷我外相惟時宗工願還重綬之榮蓋露累章  
之請旣重違於悃悞宜特示於褒優載揆剛辰式敷  
渙號某官富弼體資忠亮識蘊淵閎炳嶽瀆之粹靈  
挺棟薨之厚噐光輔仁祖蔚爲文武之師迨事先皇  
實揔機衡之要引疾遽辭於大病均勞式殿於近邦  
未移巖石之瞻併及洪河之潤肆予纘紹尤渴儀刑



雖體力之未平顧風猷之克壯而乃過持冲守深遜  
寵名諭言已周誠意彌確朕惟安危所寄雖賴老成  
之人損益有規宜伸大雅之志俾進班於左揆聽復  
節於中臺仍總領於殊庭竚論思於秘殿用彰寵數  
盖示眷懷於戲進止不膠共扶於名義幽明有相終  
畀於壽威風於四方時汝之德

文彥博司徒判河南制

曾布

秉國大均絕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之間  
維吾老成多所更踐懇辭幾務往殿近藩敷告於庭  
進疇厥位具官文彥博氣質宏偉智謨靖深逮事祖  
宗蚤登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寔  
萬邦之爲憲肆予纘御屬在倚毗深惟注意之勤勉  
徇均勞之請眷言耆舊宜所褒崇增秩上公衍封真  
賦光華故里揭全晉之旌旄偃息名城壯陪京之屏  
翰出入中外始終顯榮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  
嘉猷於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膏澤於民惟往欽  
哉尚多受祉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曾子開

審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  
正言學有本原行無緇涅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



直道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召復爲攬轡  
之行內顧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獲依善貸  
之仁未即趨風寔架企德

謝校勘啓

曾子開

叨榮非據循分起羞竊以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之  
貴賤繫上所行國家稽古尚賢因能任職尊朝廷以  
待非常之豪傑虛館閣以收未試之英才凡預詳延  
畢歸遴東豈容積累輒冒甄升如肇者稟生多艱受  
性不敏幼賴母兄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  
辭居有顛蒙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才知直道  
而事人恥曲學以阿世因緣干祿黽勉入官顧山林  
獨往之姿乏左右先容之助分甘流落望絕亨嘉豈  
圖日月之容光不間塵埃之末路濫姓名於冊府尸  
文教於上庠誦陳言於新學之前處無用於有爲之  
會每見譏於踈闊愈自信於行藏迨此歲成亦偕序  
進此蓋伏遇史館相公秉心豈弟爲世典刑樂育人  
才獎成士類顧惟弱質久玷下陳徒窺夫子之文章  
豈識周公之制作蚤蒙收引曲荷并包致葑菲之弗  
遺實陶鎔之有素敢不紬尋舊學尊信所聞不忝不  
求肯易終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之從非徒成



自愛之私亦以答太公之施

謝中書舍人啓

曾子開

叨居近署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歷觀虞夏商周之盛則有典謨訓誥之傳肆筆矢言之文是爲歷代之寶豈獨一時之士莫匪聖賢之徒蓋其四海食味別殼之倫皆知道德之意迨夫王迹旣熄流風僅存射父之作訓辭安于之贊名命猶能稱厥前世行於諸侯至兩漢之興文章爲盛而三王之冊簡牘具存自茲以還去古彌遠然而誦美陽之誥則文士爲之變風讀奉天之書則武夫至於垂涕蓋以用人

之得失繫於斯道之盛衰豈茲婁庸可備任使如肇者學雖有志才不逮人聞詩禮之緒餘僅傳糟粕議帝王之制作未及門墻蚤緣彫篆之科遂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入校圖書鄧高密之素心止希文學應汝南之自媿驟玷承明歲月屢遷寵靈寢厚紀三朝之功德書二聖之勲言徒竊食於太官每覲顏於文陛固合投身於冗散豈堪廁跡於凝嚴冒居四禁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俜弱質從屬車之清塵蹇淺寡聞參外廷之末議雖云榮耀更積驚憂重念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內實蒙六帝之恩舉蒙造



化之仁亦賴陶鎔之賜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協  
贊人文構楹侏儒雖小不廢狝苓雞壘有用必收遂  
令一介之愚獲出羣賢之後敢不勉進薄技力行所  
知潤色乾坤之容辭雖不逮委輸海岳之廣志則有  
餘冀收效於毫釐庶酬恩於萬一

回馮如海學士啓

曾子開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爲簪紱  
之光伏惟學士賦性中和受材閎廓質直好義久見  
推於士林平易近民矧兼明於吏道蘭雖幽而自媚  
玉愈久而彌溫駢尉即潛乏懷鈞之適直黃門久次  
微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光可稱宦達未展及門之慶  
忽紆馮几之辭服誼甚高銘心敢怠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元絳

臣聞灝氣澄爽當金飆沈碣之時岩廊穆清乃皇屋  
燕間之日肆陳廣會申惠庶工慶盛世之熙隆浹輿  
情而鼓舞恭惟皇帝陛下九乾毓粹三象儲精丕承  
累洽之基茂建大中之治縱橫文武嚴教塞于天淵  
出入聖神威靈震於戎狄方且輯瑞而朝羣后垂筵  
而揖三皇光圖麗史之祥紛綸而游至軼漢踰沙之  
貢竭蹶以相趨運獨化於陶鈞寘懷生於仁壽屬商



燁之道暮方歲物之順成特御大庭爰開高宴動詔  
蹕於丹禁集朝簪於赤墀美樂在陳下九苞之鳳舞  
嘉觴來上騰萬歲之山聲續卿雲復旦之歌合湛露  
晞陽之雅臣等叨參法部幸對威顏上瀆聖聰敢進  
口號秋風闔闔九門開天上鳴鞘步輦來萬樂筦弦  
流紫府千官簪佩集鉤臺華胥雲霧凝仙杖南極星  
辰入壽杯既醉大平均五福明良賡載詠康哉

女弟子致說

元絳

妾聞周詩既醉工歌均五福之祥漢宴無譁國禮重  
九儀之序方戒肅霜之候特推湛露之恩百辟相趨  
三靈共悅恭惟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秉錄御乾道昭  
五聖之光孝奉兩宮之養聰文若后動雲漢之明回  
智武如神馳雷霆之震赫羗戎率服稼穡阜成當秋  
籥之澄凝方政機之暇豫轉清蹕於黃道集華簪於  
赤墀汎濟千鍾共享衢樽之美咸池九奏具聞天籟  
之和維茲燕愷之娛屬是休嘉之會妾等叨陪樂府  
得踐宮塗望咫尺之威實欣於天幸效踟躕之舞願  
奉於宸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除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 元絳

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



之大況吾元老爲世宗臣久倚師垣之嚴宜遷尹節  
之寵飭宣典策專告縉紳具官韓琦道醇而深器遠  
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姿感通仁朝亮衆  
采於台極翼載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朕績圖厥初  
謀落燮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官之成登昭公槐菴泣  
國社鎮定大事妥如九鼎之安承寧諸侯瑞若元龜  
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旣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  
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主北門  
之鑰載敦爰賦拜實幹封於戲漢洛陳平安危注於  
上意唐用裴度輕重係乎厥身維迺純誠無愧前烈  
懋服休命往其欽哉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東坡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  
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回亦俛同於衆樂屬此九秋  
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遊何以勞能而休老君  
子如喜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  
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  
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  
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四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  
嘉與臣工肅陳宴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



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  
臣等幸覲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於擊壤助朦瞍之  
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霜霏碧瓦尚生煙日泛彤  
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  
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  
臣誰和白雲篇

小兒致語

蘇東坡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  
而群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襴望天  
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  
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驩心雖擊  
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  
臣等幸以齟齬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  
又樂聖時唱銅鞮於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少奉  
宸驩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女童致語

蘇東坡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閭闔清風理絕庶人  
之共夫何僊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  
之遇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  
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茲大有



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  
以湏審音而作願俟上歌之闕少同率舞之歡未敢  
自專伏取進止

除吕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蘇東坡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  
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  
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具官吕公  
著訐謀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

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  
于昭陵盖清靜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  
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列作召公  
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  
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  
釋文昌之任母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  
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實  
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羨唐世

除吕大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制

蘇東坡



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啟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汝州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具官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爻踐右闈蔚爲名臣宜陞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

訓無兢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

除范純仁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制

蘇東坡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疆固精神拆衝故爲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具官范純仁器遠任



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  
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滅  
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  
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  
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  
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息  
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蘇東坡

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疆飡終不任事  
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  
耆舊曆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  
佚不煩而立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具官文彥博克  
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勲其在朝廷  
有崇璟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  
朝躬蹈一節先皇帝愍勞以事旣許其歸越予訪落  
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旣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  
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  
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莫景以求安勤請屢聞



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永巷之嚴裝  
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綬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  
上公旣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久還之節旄  
增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  
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斯親祀  
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謀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  
而康

賀楊龍圖啓

蘇東坡

伏審新政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  
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  
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  
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  
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  
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  
尹子華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  
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  
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  
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  
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  
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



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  
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  
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  
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不爲虛名軾最  
蒙深知愧無少補方領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  
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  
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東坡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蔭共增慶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  
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富於當年有其言而無  
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  
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  
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  
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  
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  
情

賀呂副樞啓

蘇東坡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  
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

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  
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  
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  
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  
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忠病  
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  
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  
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  
皆望於門下烹彘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  
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



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文太尉啓

蘇東坡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  
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  
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  
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  
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  
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  
旣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  
何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游  
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  
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

蘇東坡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  
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  
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久  
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  
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  
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  
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



蹇磨鈔少谷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蘇東坡

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滌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旣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

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



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荅試館職人啓

蘇東坡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淳於名辭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惧摛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中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謝賈朝奉啓

蘇東坡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鷄誰副喬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譙枚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旣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



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  
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兄感歎桑梓  
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  
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口占難盡

賀范瑞明啓

蘇東坡

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  
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  
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  
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  
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

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  
年如衛武獨立不惧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  
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  
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  
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乞校陸宣公奏議狀

蘇東坡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  
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  
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  
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



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減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簽書公事

蘇東坡

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未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後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適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異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旤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於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謝除校勘啓

劉攽

祇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國家右文寢昌聚書增廣



經始靈蘭之秘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  
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於野彼雖  
小道亦有可觀故稗官以芻蕘而弗遺詞賦比博弈  
而蒙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爲空廣內之  
策加倍而後實事求是聚精會神芟夷複重筆削譌  
繆是以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讎之官寵甚治  
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  
一足以知十則何以辯雌蜺之爲字信魯魚之失真  
子雲沈思歷能宿職安世默識乃爲得人伏念攸生  
質晦寘天機黤淺染人僞而逾久求俗學以復初顏

冥失圖荏苒過壯性不傷物慨嵇生之怨憎居甚畏  
言慕夷吾之老吃曩者拔自邊邑擢處郊庠經汎爲  
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動詒方枘之譏先皇帝  
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恨於崔駟賜劔  
猶存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髦士之比肩  
所貴莫邪干將爲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賴先容  
然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竒者功不中率顧惟瓠落  
耳觸報聞豈意寵恩橫加弱植委蛻塵滓濯質清流  
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儻十失五而  
在茲靜言伏思寔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綸帝載



幹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事舉蓋曲盡於所長底是庸虛冒干甄錄謹當思浚明之成德勤寡啓之淺聞砥節礪行以爲脩臨淵履冰而申誠桑榆之景尚冀於晚收管削之微無忘於代價上酬洪造次荅厚知

賀諫院舍人啓

沈存中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才蒙知清論歸美竊以文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歸乃治亂盛衰之攸係纂辭深厚故能通物變之微贊指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諭恩懇惻隱民

疲俗之變心中制簡嚴武夫悍卒之奪氣蓋識通於用者則遇變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人易深豈特經綸之大猷茲惟鼓舞之盛事矧欲流風之復古屬當施惠以趨時宜席真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舍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兼采百喜之長獨收萬世之譽機靈深造於道德志力久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蹇諤霜臺耻混衆人之諾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之咄咄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後來之法振翼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搢紳交頌燦然述作將建一家之言銳於討



論庶追三代之業盛際甫期於登替庶休行被於康  
功雅辱眷存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眷辭深惟降  
挹之謙祇益感銘之實

謝中制科啓

蘇子由

輒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群起予奪相乘不意聖恩  
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  
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輒生  
於遠方有似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疆已而力  
行雖爲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  
許過高言發譴生事勢宜爾迨尋策問之微意實皆

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  
曰無悼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謂何釐  
其平生之所懷猶惧不足以仰對言多迂闊罪豈容  
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  
惡其猖狂不審大柔則畏其冥懦不勝將求二者之  
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輒之不才過  
乃由此然而訐切憤排爲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  
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  
誰當以奮發而爲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  
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爲無



憂紛紜之所恃以爲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  
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  
制策所興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  
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寬  
容豈其時君不可爲之深言抑其群臣亦將有所不  
悅轍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  
之至

賀河陽文侍郎啓

蘇子由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  
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  
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  
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睽睽於保登之命  
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  
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  
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  
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郭遠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子由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爲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  
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  
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郭遠蚤



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  
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弃退居能  
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  
而能改豈一青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  
於圖報以稱異恩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蘇子由

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  
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驎而  
不御臨長道以咨嗟人皆病之予何疑者具官范鎮  
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任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  
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之道  
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  
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義之益  
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  
必使退而養志勉狗予意毋留所安

代荅范相公啓

堯天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  
大政鬱爲社稷之臣果抗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  
興於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  
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



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運太平之運四世膺  
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叨嘗頌威  
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孫中丞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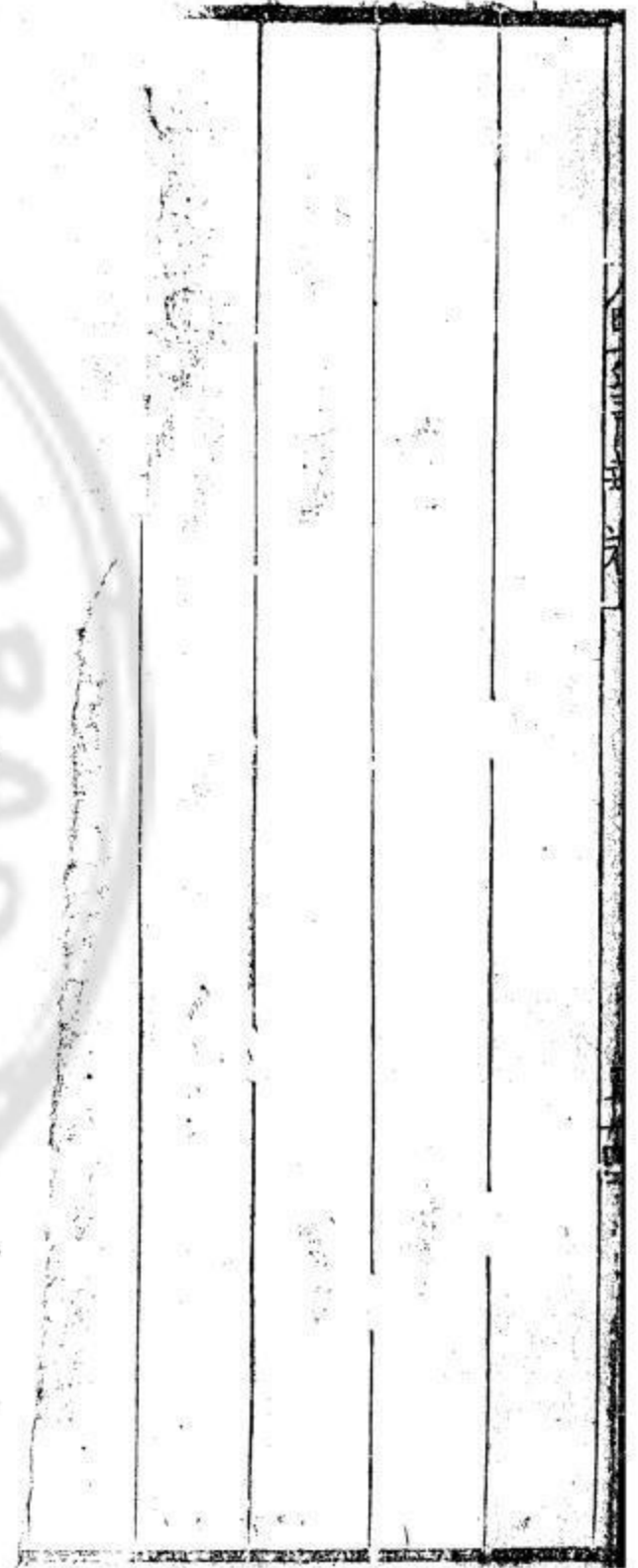
光奉明恩進陞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  
間氣爲世真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致遠任重  
巍然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鳥魚之有鳳鯤三朝  
克諫諍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藩宣之寄爲民所思  
動靜不失其時遜逆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在上心  
粵自貳卿遂登執法嚴霜被野既知松栢之後凋猛  
獸居山將見藜藿之不采其叨持節鉞久遠門闌天  
聽遷除不勝慶幸

四六菁華卷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六菁華卷下

除呂公著右僕射制

鄧潤甫

國莫難於置相君莫重於知人堯舜之隆蓋以疇咨而熙載商周之盛至以夢卜而求賢天降割於我家予未堪於多難思用耆德交秉政鈞其敷寵章以詔群辟具官某行應儀表學通本原忠義得於天資功名自其世美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予冲人遂同寅於政路傳經義以謀國體推上澤以紓民心叙收雋賢補苴法度方重不倚雅有大臣之風調娛適中遂通當世之務是用陞之右揆委以繁機申衍爰



田陪敦貢賦爾則代天而理物予則羞者以爲君於  
戲丞相之位未嘗無其人儒者之效久不白於世孟  
軻言無有者數百歲揚雄稱自得者二三臣蓋迪遠  
業者其功難循近迹者其力易勉行所學以底不平

文彥博平章國事制

鄧潤甫

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於典刑天  
下所以資其智乃眷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  
名載鼎彝之器申放贊策播告外朝具官某敦大而  
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  
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

茲傳說之總百官萬邦其又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  
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  
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  
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于極治陪  
敦多并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推賢起佐文王之治周  
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宣一  
德用格多盤

除司馬光左僕射制

鄧潤甫

帥群臣循道而嚮方在慎取相佐王者修政而美國  
莫若求人顧惟眇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不敢忘六



聖之休注意賢賢將以總萬方之見褒進上宰敷告  
外庭具官司馬光受材高明履道醇固智足以任天  
下之重學足以知先王之言逮事厚陵徧儀待從之  
列被遇文考擢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  
子難進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均之求調娛萬  
機必先教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以諮  
諏僉言褒加異數越陞左揆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  
衍爰田陪敦真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雨  
以之順下遂字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阜安  
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相者爲之基杖而老成  
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

侍中制

舜用臯陶若股肱之承元首商咨傳說如舟楫之濟  
巨川蓋一體之相成或兩求而莫值肆朕纘極寤寐  
雋良冀得異能屬之大任用揚乎號明論在廷某行  
蹈中和學通今古從容應物有適用之材慷慨立朝  
多據經之論比回翔於禁闈遂更踐於樞庭閱歲已  
深服勞惟舊朕惟紀官之敝久廢于正名分職之殊  
固難於覈實爲司徒之定制俾位號之無虛乃眷宗  
工宜加異數東臺管轄之任爰處于弼諧南宮喉舌



之司仍躋於端右體加隆之注意當益懋於壯猷於  
戲秉國之均天下之所取正熙帝之載朕心之所仰  
成使萬物各遂其生而一夫無失其所以輔予治往  
惟汝諾

代賀司馬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  
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  
故當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  
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  
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

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耻一物之失所姚崇  
作相陳十事而後爲姦邪失匕箸而自驚忠義引壺  
觴而相慶某夙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  
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  
上得賢之頌

賀門下呂僕射啓 微仲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  
大儒斯民先覺毀譽莫爲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渝  
北平如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  
能名卓乎在縉紳之中屹然有公輔之望采踐西臺



之峻遂躋端揆之崇邱音喧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  
詎湏德裕之六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單諫議舉自代啓

伏惟照牒舉充自代者深嚴諫省未嘗一通竿牘之  
勤焜燿奏函乃有再出門闌之幸洊膺睭獎采切競  
慙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不求而得者始號知己  
無實而當者亦爲欺人雅道浸墮公論益奪材無定  
品以造請之疎數爲賢愚士失常心以薦揚之多寡  
爲輕重舉賢或蔽於私昵冒寵罕聞於自量有闕耆  
英力回弊習圖雋良於公舉未得其真借光寵於寒

蹤以明此意謂其適居遯遠之地偶無營禱之嫌表  
而出之庶有從者急於諭俗固靡暇於詳求退自省  
躬亦不容於輕受既辱知於絕望之日輒告病於拜  
恩之辰如某官質本顛愚學而固滯酬酢未經於世  
故寧保端方呻吟不出於程文何名該洽乃如恬退  
尤出虛傳雖潛匿里閭之臨政蒞官之考然參稽歲  
月率居憂待次之年凡賁飾於需章悉控陳於前牘  
不意園棘已傷鑿裁之明敢料規蒲重致品題之誤  
缺然自視稱此實難此蓋伏遇某官道峻儒宗里隆  
壽俊每推賢而揚善將正本以澄源入告謀猷首冠



七人之列旁求髦彥衆先三日之瞻曾是孱庸乃叨  
甄拔某敢不服膺古訓嗣守家傳永思義命之常深  
警悔尤之發於今日褒揚之語不爲空言庶它年進  
拜之間少無愧色

賀翰林曾學士啓

陳師道

內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係  
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  
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  
雖圖任未決於群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  
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  
早辱知憐雖老弃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  
顧遺跡之尚存久聞新命之傳倍有與人之慶秋陽  
尚熾禁直雲初伏冀上爲廟朝精調寢寤

謝館職啓

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  
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  
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  
粕始榮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  
被副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  
取謗傷之速亟從隱避幾至顛隳褒未就於衮華惡



已成於瘡痂三朞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  
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覘  
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  
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  
私懲羨吹鑿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悰西  
屬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  
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  
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  
分秦璧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竒蹇亦  
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  
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  
立

潤州謝執政啓

張耒

伏以文章爲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  
力所致故君子以爲在天而况脩辭蹇淺未涉作者  
之流趨世闊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閑置散寔後  
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耒羈孤一介憔悴餘  
生困蕃楚者十年追饑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  
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  
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游藏室擢升右



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  
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尚叨便郡獲養  
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  
器使庶工直鑄蒙鏐疾者未嘗遽瘳大采小捕施之  
各以其宜致此朽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  
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  
幸沉痾之有瘳仰報聖恩將必有在

回永興李待制啓

蔡肇

西鄙宿師視故都爲襟要中宸出命藉舊德以鎮臨  
去湖山清絕之觀攬關輔浩穰之會師垣倚重麾幟  
有光雖善奏之屢陳諒雅懷之難信聞齋舫之取道  
屬驛騎之按邊但欣覲德之嘉已負脩辭之晚敢圖  
眷與先賜拊存維謙德之光可以厚俗然等威之制  
誠不遑安殘律凝寒脩途奄薄神明所貺福履宜臻  
將邇趨承更加調護以體朝家之眷用慰邦人之思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啓

蔡肇

單車赴治喜並川涂傳舍投間屢煩輿衛屬抗旌之  
已遠慙近路之不遑竊承臨蒞之初首辱緘封之賜  
教條孚若足見餘材詞義煥然載加厚禮茂惟賢哲  
休有福祥恭惟某官抱識清明受材宏博韞以傳經



之學發爲華國之文自識拔於先朝久踐揚於要職  
中外歷試休顯有稱暫屈遠畝請一麾而坐府即膺  
寵渥宜三節而造庭肇此備官實資芘賴遂將承教  
但竊欣愉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  
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踈末學  
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  
之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廷之貢謾爲  
入格之遊敢意菲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宜置

下陳誤經黃綃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  
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蠋於大明之繼照  
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乏  
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彀時皆謂之  
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秘籍頓發見聞惟知  
反已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  
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  
而未能恐脩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丹  
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先  
嘗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



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爲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友類羊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糜廩粟以偷安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更書復還舊直意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鈇之點勘視鞭扑之喧囂精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後來鴈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關畏罪龜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殫十駕之勞蔑

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伸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詳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頰山而爲盜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寃顧煩閭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偃倭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



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  
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羨廕方休曾未虞於巨臂不才  
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同州侍郎啓

晁詠之

伏審抗疏中山易符左輔過家上冢榮動鄉邦入境  
觀風喜交隣壤光塵在望歧忭載深恭以某官識洞  
高明才資英博究觀至理深達於天人遊戲斯文仰  
參於造化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與之同風故應  
變則兼文武而有餘惟守道則買金石而不屈姦謀  
自寢知汲黯之在朝正色弗回識張公之論事卷舒  
不失乎正進退愈見其中忠彌節藩宣怡三峯而少息  
秉鈞廊廟冠百辟以高騫詠之固陋無聞羈孤寡與  
未列韓門之弟子詎先魯國之儒生欣願執鞭庶幾  
發藥雖精神之每竭顧奔走以無階聽益州之詩獲  
近陪於歌頌就河東之賦實久待於吹噓翹翹自憐  
拳拳罔罄

崇寧既建辟廱詔以王安石封舒王配享宣

聖廟肇荆坐像陳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

意

其畧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者善之宮肇塑



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光  
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  
情彼衰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  
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  
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  
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  
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  
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彞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  
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  
之時忽忘此不遜之像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  
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  
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  
之法贛川舊學元一曰紀之前辟水新靡像成於  
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敘則曰愚公老  
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  
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  
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  
念梟磔寧逃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悲傷痛悼真  
足感動人心

汪藻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



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  
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  
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  
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  
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  
典成靖慮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  
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  
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  
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已徇辨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絲康邱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榻同底丕平  
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

汪藻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虜  
腥膻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爲茂草  
每興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亡歸皆  
朕菲涼之所致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



離蕩析之餘宜還定拊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  
爾其勉率族姍歸安閭里痔錢鑄而觀銍艾雖未能  
即及於周詩賣刀劔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於漢俗  
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知悉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扈從大母往洪州制

汪藻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  
之嚴衛乃合近效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  
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沉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爲至  
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  
轂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阡危之會尤渙  
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  
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承於溫清分周公  
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有罪已恤民之意可與陸宣公

奉天詔  
參看

汪藻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丕  
圖則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  
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  
遷茲緣仗衛之行尤立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



機疲蒙犯於風霜經從或若於驛騷程頓不無於煩  
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放治古之時巡即奧區  
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  
焚劫之戕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水炭  
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  
克已以焦勞欲睦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  
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祲殆將  
無愛於髮膚然邊郵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  
日滋而征歛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  
忘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

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交夷之禍亟  
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  
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  
邇無告之冤已敕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  
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  
微隱所期爾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  
姓有奪時之怨科湏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  
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  
禍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



協濟中興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汪藻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脩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饑渴之憂茲復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蘇軾孫從事即符政宣教郎制

用事切當得命世臣之體

汪藻

論世者豈惟喬木遺人者猶及甘棠備我千載之英  
繫我五朝之  
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  
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  
進忠規唐表魏暮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  
之家轂以待予之器使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汪藻

遇敵而致毘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  
令尹爲忠我有藩臣嘗隴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



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虜既盡逾年之  
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  
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  
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邁其  
往每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艱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事

切當且尊  
中國體

汪藻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於神  
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  
以爾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  
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掩田之未試獨慊  
慨以請行宜升即秩之行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  
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  
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

制

汪藻

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澠  
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老成  
之效具官某稟資沉鷲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常  
畀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



年隱於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皆  
言汝爲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  
思將臣宜頒異數爰復州圖之秩俾趨岳狩之朝庶  
分北顧之憂尚拯東隅之失勉圖而績仰副朕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汪藻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  
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  
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  
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爲雀鼠偷生之計陷於  
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  
代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絲  
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  
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开莫儔散官安置制

汪藻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上  
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徇國之  
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  
班當君親蒙犯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字茲非小  
變何以生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



而闕畧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毋  
忘自省服我寬恩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汪藻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  
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爲時顯宦方氛稜結蕭牆之  
內至腥膻謀閔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  
符之未獲柰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  
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表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  
解諫垣之職以百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汪藻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而靈武  
僅存惟義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  
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傳之賢選參儲禁  
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  
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  
兵之議積其憤眊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  
爲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荐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  
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何追

劉豁贈特進制

汪藻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  
嗟我老成之耆哲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  
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外活民  
之政外臨邊鎮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  
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虜將令毀節於僞廷龔勝飾  
中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  
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祿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哀悼之情  
藹然言外

汪藻

賢者事君豈爲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  
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竒禍宜峻  
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  
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虓之醜虜壯矣張  
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  
予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之何辜爲潛然而出涕茲  
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汪藻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攄  
國憤永爲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  
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



剛故俗其陳蕪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  
敵蚤備師干之試旋膺齊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  
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  
小窺朝元兇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  
敵鼓行靡待前茅之仆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  
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爲之而卷祲凱歌一奏盟府交  
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班亞  
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井腴於真賦併爲異  
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蓋歸歛  
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  
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捨前休

皇叔慶遠軍承宣使授昭化軍節度使封安

定郡王同知太宗正事制

洪遵

門下立愛而始家邦式舉庸勳之典脩德以固宗子  
有嚴糾族之權乃睠懿親宜參重任

下參字謂同知太宗正也

爰

錫將旄之峻仍頒王爵之隆諏日涖朝揚延孚號具

官某溫良而恭儉肅括而洪深周旋中其威儀

其字未安

造次必於儒雅閱天下之義理卓爾不群誦古人之

詩書介然有守蚤由迪簡多所踐揚備宣衛社之忠

寢服承流之寄維持王室顯顯爲世豪英標的天枝



挺挺有祖風烈屬宗盟之闕長疇肺腑以求才載惟  
老成無踰叔父庸極褒崇之禮併昭篤敘之恩植燾  
達牙宅消陽之巨屏苴茅胙土畫涇水之奧疆蔽自  
予衷諧于僉論此制不說前任承宣使鎮名蓋當時  
不以此去取今須說鎮名不然則爲  
志記出處於戲以薛侯爲後將臻盤石之安非劉氏不王  
實賴維城之助勉思董正奚俟訓辭可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呂伯恭

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疇  
若禁林之清密維時盛選屬我洪儒輟從西掖之聯  
延入北門之直具官某學窮閩奧文冠倫魁增主之

明洋洋晁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  
轂最於邇列是用進陟鑿坡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虞  
侍燕閑輔陪遺忘邕典謨於三代新瞻聽於四方近  
天子之光允賴謀猷之啓沃見王者之志適觀詔命  
之發揮往服寵章永堅素守

除大學博士謝陳丞相啓

呂伯恭

里閑堙沉久安分守膠庠清邃驟被詔除夫何逖遠  
之蹤猶在選掄之數竊以合丞髦於萬寓課以度程  
嗣絕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掛成均之屬號爲儒者  
之先於秩雖微所繫實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弗翫



心則呻吟佔畢之餘焉能塞責厥職升降視人重輕如某者氣稟顛蒙志尚踈濶定交鈎槩不如歲月之多借助常絃未覺悔尤之寡每因宴豫竊自揣量惟材謏故不足俎豆英遊惟識眊故不足權衡世變繼以閔憂之積益於寵利之踈于命義而徼求匪惟失已飾庸虛而銜鬻又復欺人徒欲粗試於州縣簿領之間曷敢自通於廊廟鈞陶之上忽冒除書之及罔知拜賜之端意者槩視戚踈曲加誘掖畀教導之任使豫懷蕪廢之慚寬奔走之期使尚有討論之暇進之以作其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缺然何以領此斯

盖伏遇某官翼宣天緯弼亮皇猷深封殖於丕基疇招徠於群獻荆金梁鐵貢九牧以並登尊鑄燕函列百工而咸在多取或容於舛誤廣求遂逮於孱愚某敢不紬繹舊聞研思微旨千年蠹簡儻輸毫髮之勞一世龍門庶答丘山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倉部知黃州通張魏公啓

仰天子之門墻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旌纛獲承節制之尊敢以丹誠寓之細簡恭惟某官佐王碩輔命世真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後大德爲善類之宗盟扶日轂於慶霄握斗樞於宥府入則



贊一目萬幾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疊龍荒  
焜煌麟閣處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  
瑟之更張首輶車之聘召獻言申戒避寵就閑羽檄  
交馳舊疏果符於龜策璽書狎至陪都載綰於麟符  
當虞舜之西巡延晉文之三覲運籌坐勝聚精會神  
錫鐵鉞以撫師總江淮而分陝落氍裘之危膽沸鷓  
弁之歡謠旗幟精明鼓角謹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  
汾陽天地重開翊丕圖於建武冠鈞衡於廊廟下膏  
澤於幅員若智若愚以禱以頌某荒蕪晚學蹭蹬孤  
蹤每原念於衰宗嘗屢投於化冶志勤事左心親地  
踈誤分邊壘之憂幸効轅門之後雖迹遙履舄莫伸  
罄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竊効鍾鳴之應

太宗正事封東平郡王制

周建國以親諸侯用侈宗盟之慶漢置官而序九族  
是司屬籍之蕃睠時叔父之賢首我內朝之望博稽  
輿誦董正皇支升之上將之壇賜以鉅邦之履飭宣  
丕號申詔治庭具官某樂易而不流溫恭而有守河  
間學古入對三雍之宮沛獻好文爰作五經之論裔  
襲神明之胄地依日月之華大路大旂傳鼎爨於故  
府法言法服蹈規矩於先王晷疇進律之文顯陟承



明之任德齒參劭魁然祭酒之尊名實兩崇展矣戚  
藩之冠載念齊家之要必嚴糾族之權示以褒儀屬  
茲肅艾是用繇譙城之留務總郵時之成師踐辟疆  
之班聯式彰清靜胙憲王之封域用荅勤勞合集寵  
光布章物采於戲問雞鳴之寢朕方形立愛之風誦  
麟趾之詩爾尚輯惇宗之典若梓材之來兄弟若葛  
藟之芘本根其追配於前人亦有辭於永世

建雄軍節度使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除

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

使制

文昌六府具言上將之威大微四門首列西藩之衛  
朕憲章乾象祇護帝居疇咨帥閫之良參總殿巖之  
旅通班左棘易鎮名都亶孚贊冊之辭用諗庶工之  
聽具官某機謀明決氣槩沉雄營平奏章實立功而  
立論好時經武亦能畫而能兵躡勇爵以擁旄峻戎  
容而絕席剖符作誓夙高帶礪之盟御衆牧人克壯  
襟喉之勢闕於最籍錫以命書登是南邦既賴蕃宣  
之畧越在內服曷如拱扈之親是用釋方伯連率之  
封貳信臣精卒之柄眎多儀於夏篆訓諸御於章溝  
揜桓再重飭帷宮而陪法駕周廬千列警蘭錡而肅



宸闈上霍邑之旌麾出嘉川之節鉞駢蕃徽數用鬯  
顯庸於戲專面正朝坐制中權之勁折衝厭難奚勞  
外侮之攘益厲雄圖毋忘丕訓

鎮洮軍節度使除太尉制

孫覲

門下佷藩經武又資戎翰之良帥閭疇庸增重本兵

之寄此制包盡前後眷予哲艾惟國老成艾老似數

告路朝誕揚褒律具官某才堪大受學富多聞沈謀

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鎮時之望頌德處出際明良之

會具宣夙夜之勤勤相我家定訃謨而入告修和有

夏迪彛教以來宣維陝服之奧區宅沔河之巨屏

齋壇推轂俾專闔外之權幕府運籌旋迪師中之吉

令聞令望屢達子聽聖子不當懋官懋賞實允僉言

申加徽數之隆褒進武階之長神旗豹尾對三接以

疏榮虎韞鏤膺總十連而敵愾盡護諸將作屏大邦

此制除上數件皆可發明為今格如沈於戲說禮樂

而崇詩書既備元戎之選戢干戈而橐弓矢無忘懿

德之求凡下語臨了一字須要來歷不可杜益壯遠

猷服我休命可

辭免戶部尚書狀

孫覲

竊以群胡南牧大駕東巡奸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



而至千官逃散萬姓驚奔芻糧委於煨盡之餘金繒  
捐於寇盜之手理兩朝衰亂之緒仰繫上智之明振  
一時乏絕之憂當重計臣之選各有司之出納制萬  
貨之低昂孰能披輒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辦是宜審  
聽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大  
於此如臣者本以簿書刀筆備藩宣之寄又以文章  
言語參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人乏今廊廟禦戎  
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之才安用老  
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虞操刀製錦之傷猶有  
所不爲何預越俎代庖之事

特進觀文殿太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授

少保寧武軍節度使荆湖廣南宣撫使判

潭州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加食邑實封

制

門下位左棘以達旄蕙總宣威之任殿南邦而分閫  
益隆統牧之名疇恣祕殿之英越在群公之表倚重  
臣而疆本釋真館以圖庸參錫徽章載颺顯冊特進  
觀文殿太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某忱恂而寬裕  
剛毅而沈潛緯武經文可大則賢人之業集思廣益  
至公以天下爲心亮采日嚴訐謨展告乂贊襄於袞



職端燕佚於琳庭冠元豐寓祿之階羽儀賜位峻皇  
祐崇儒之秩領衷延恩養恬雖適於雅懷應變未殫  
於遠略瞻武安之鉅鎮屹方面之要衝地控重湖內  
欲腹心之先備疆連五嶺外如唇齒之相依銷患未  
形維人無競迪思高廟有若臣網絲舊弼而命旬宣  
卽中權而領藩翰徒得君重載績武功是用篆車升  
亞保之班茸纛授益昌之節兵事不由中御合楚粵  
以撫師戎乘以先啓行指衡湘而植屏數路聽和門  
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中行圭畚陪輸幹食以新采  
薇治外之畫以謹徹桑未雨之防於戲陶侃啟長沙  
之封掌督軍於交廣方叔振中卿之旅佇執訊於蠻  
荆精神折衝則國勢張指授當任則人心靖欽承猷  
訓懋建膚公可授少保寧武軍節度使荆湖廣南宣  
撫使判潭州軍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加食邑食實  
封主者施行

寧江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授武康軍節度使右金吾  
衛上將軍興元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錫齋旄而啟鎮載聯中尉之華總禁旅以脩戎



益重西陲之寄乃騰蕃宣之雋夙殫守衛之隄疏陟  
典以褒勲更要衝而統戍明颺渙號敷告師虞寧江  
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某果毅而樸忠沈雄而肅括營平守節深料敵之  
威謀驃騎抗旌懍冠軍之焱勇列武威而拱極臨涓  
水以乘邊王旅暉暉克壯金湯之執戎容暨暨聿張  
箕翼之形迪簡予秉茂嘉乃績念漢中之保鄣控益  
部之襟喉復險要於舊圖于疆于理峙屯營於東道  
維屏維藩師徒甫集而未知裨壘方更而未固將飭  
不虞之備亡踰已試之良是用新駱谷之建牙易夔  
江之留務鶻冠魚服陞峻秩於執金犀甲熊旂侈多  
儀於授鉞如乾道顯忠之並命若紹興楊政之進屯  
以嚴細柳堅壁之威以恢采薇治外之畧申加井賦  
增賁坤維於戲登拜將之壇決策蓋繇於南鄭上出  
師之表駐軍欲定於中原惟山川未改於昔時則事  
業盍參於前哲典聽朕恣式固爾猷可授武康軍節  
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興元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加食邑食實封主者施行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除同知樞密院事

誥



勅股肱一體相成祇適時幾之戒文武萬邦爲憲儀  
圖翰墨之英朕迪前人光慈成功所在咸平有若臣  
旦在嘉祐有若臣脩擢絲禁林登貳樞極帷幄收頗  
牧之績搏俎析葷允之謀無競維人式序在位翰林  
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某養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學  
道乎中庸總五經之眇論文澤乎仁義信三代之餘  
風灼見俊心贊爲名命代言溫雅發號施令罔不減  
勸誦從頌陳善閉邪謂之敬屢訪河西之邊事咸聳  
山東之詔書嘉其知軍戎之情進而與甲兵之問爾  
猷則告我武惟揚噫夙夜基宥單厥心勿替協恭之

助國家間暇明其政具嚴思患之防以乂受民俾紹  
先烈可授同知樞密院事

居起舍人兼侍讀除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

誥

勅周史之掌贊書列于禮典舜官之出帝命先以秩  
宗朕登崇譽髦藻飾治具迪簡敷經之產文儀簪筆  
之聯錫我茂恩對時妙選起居舍人兼侍讀某簡庶  
載采博塞好脩砥行立名濟濟扶陽之禮翔中處外  
衷衷樂安之文仁義其言藹如直諒多聞益矣起居  
而在右君舉必書考仁聖以陳前古訓有獲丕從朕



志曰求厥章昔元祐擢軾於螭塗晉司帝制紹興寘  
遵於鳳閣復貳春卿惟文學咸精能俾播告不匿指  
咨爾蕪組賁於演綸爲誥有古風罔俾伸舒之媿同  
日加兩命允謂知章之榮予欲善辭令以華國汝爲  
予欲觀會通以秩典汝翼庶幾終譽式克欽承可授  
中書舍人蕪禮部侍郎

舉庶吏詔

勅門下周聽治以六計庶善居先漢辟士以四科清  
白爲首朕灼知有俊誕保受民惟前代迪厥官不有  
好貨凡正人羞其行庶幾成風嘗賜札以律貪復作  
銘而申訓曾是在位猶從匪彛鞭鞞不已而寵賂章  
簠簋不飾而節行缺退食鮮羔羊之操害民多碩鼠  
之譏念激濁在於揚清而瘴惡莫如彰善神爵獎朱  
邑之潔治盛循良開元旌王丘之廉風移苛媯一賢  
蒙擢百辟鄉方肆公道之天開閔頽波之瀾倒克正  
罔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與厲精而  
更始咨爾承休之彥體予美俗之懷廉欲得其貞公  
選潔脩之士舉皆賢於已博詢操履之原內則如光  
祿之薦王嘉外則如河東之察黃霸人之有猷有守  
具以實言予其懋賞懋官亦克用勸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舉將帥詔

勅門下朕監徹桑未雨之戒軫采薇治外之憂熊羆  
又王家昔何多於英傑蛇豕食上國今未救於疆垂  
風寒僅數處以護吳道蔽欲多方而誤楚荆益慮深  
於唇齒湘廣備缺於腹心雖鋤斧鉞而啟元戎猶聽  
鼓鼙而思猛士食靡忘於鉅鹿志孰奮於伊吾內無  
舉奉世之世外乏代崇文之將朕爲拊髀戎將生心  
昔高廟序舉六科智勇是選孝祖薦格五等謀畧爲  
先率由舊章深詔執事詩書如郤縠豫思元帥之儲

策慮若陳湯勿求循行之備揆異能於藪澤拔竒節  
於偏裨爪牙官備不虞沆成固圉之績履屐間得其  
任無愧知人之明惟爾之能求朕攸濟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觀文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授永興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川陝荆襄路  
軍馬制

王璧

門下總十連而達屏克彰敵愾之功護諸將以統戎  
宜董幹方之任肆疇庸於秘殿爰錫命於齊壇均華  
揆路之崇增重和門之寄誕敷顯冊孚告治朝具官



其識度恢宏性資英特素蘊經綸之業雅存康濟之心有貫穿百家之學而守之以中有酬酢萬變之才而持之以正自擢居於嚴近益茂著於猷爲從容禁闈之間允矣論思之効密勿巖廊之上偉然弼亮之

謨此制可以作格但有不合格者如云此頃均逸是隔對却似四句散語源作四六聯可也

於政機蓋以前任觀文殿學士意料必是執政必如此說破亦得遂出臨於江表

阜民而袴襦興詠經武而組練有容曾未淹時亟聞

報政牧人御衆已觀綏遠之能推轂授師更賴折衝

之畧凡制說前任處必帶說除授之意觀此制可見不然則有斷續之患是用度峻函

而啟將鉞連秦楚而總兵麾大纛高牙式表元戎之

盛伍符尺籍兼持數路之權復視儀於三槐復字未安俾

宣威於四國宜固連衡之勢以式遏於寇攘庶成恢

復之勲迄綏靖於土宇今不須如此須如前制盡護

重和門之寄用昭將鉞之光之類是也於戲興衰撥亂朕方勵志於丕

圖保大定功汝其克勤於遠馭伊我舊德奚俟訓辭

可

安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

諸軍統制特授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莫冲

門下鎮帥闈以宣威夙領連營之重冠武階而命秩



式隆環尹之權眷言禦侮之英宜舉疇庸之典誕敷

號厲允穆師虞

號厲須對師虞對師言則不工

具官某果毅而不群

沈深而有守氣節稟金行之勁夷視險艱韜鈴傳王

帳之竒灼知權變蚤登勇爵屢奏膚公宣力四方殿

价藩而維翰盡護諸將肅師律以無譁

宣力對盡護未工

方

當息民繼好之時顯著厥難折衝之望恩加卒伍得

平世撫衆之宜義洞神明挺忠臣盡心之節惟嘉績

之既懋豈褒律之敢稽是用擢從廂部之聯參領殿

巖之峻

以其副都指揮使故用參字

彫戈金印列五府以在庭徼

道章溝總千廬而飭衛益重和門之寄用昭將鉞之

光於戲漢置南北軍示不忘於武備唐分左右衛迺

肇列於府兵

武備對府兵未甚工

皆倚重於將臣用增隆於國

勢徃體設官之意益堅衛上之誠可

保和殿太學士除武安軍節度使中太一宮

使兼侍讀制

韓駒

門下秘殿宸居論思周衛之內雄藩大鎮折衝尊俎

之間奉琳館之宴閑備金華之勸講敷求峻德允穆

師言咨爾造庭聽予作誥具官某體莊而資裕器介

而用通以直方大之才從果藝達之政有貫九流之

學而守之以彌約有參三德之行而輔之以克勤頃



疇休譽之隆進履大僚之服秩冠內朝之峻禮陞公  
府之崇而能慷慨陳謀沉深善斷子公料敵揚鉤深  
致遠之威克國上書守保勝安邊之策朕欲付方面  
以試其撫綏之畧留中禁以資其獻納之言宣方叔  
之壯猷遂蕭生之雅意又况威遠夷而授節豈輕分  
閫之權闡大道以明民尤重殊庭之選雖委旌旄之  
重上聯帷幄之華併舉徽章式昭異數於戲求多聞  
所以逮事祀太一所以祈年秉鉞專征已極元戎之  
貴執經待問更高儒者之榮尚克邁於前脩以對揚  
於休命可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除禮部侍郎誥

周必大

勅分六職於中臺共釐庶務正貳卿於宗伯尤號清  
曹非夫有令聞廣譽而施諸身識前言往行而畜其  
德何以助我中和之化儀于侍從之班久歎才難盍  
從試可具官某學由真積業以勤精辭華為多士之  
宗獻納得近臣之體踐敷滋久名實具昭燕游內總  
於祥源禁直密聯於邃閣朕旁招彥士矜飾隆平稽  
三玉損益之文閱五季襲公之陋禮樂自天子出將  
成列聖之典章邈亘則有司存兼采諸儒之論議資



爾直清之譽副予制作之官上而脩神天廟社之盛  
容下而正玉帛鼓鍾之末節使漢文煥焉可述則周  
道粲然復興其體忱言毋爲聚訟可

戒諭中外百僚詔

野處

朕焦勞圖乂盱眙忘疲念一日萬幾懼難專於聽斷  
惟百司庶府正有藉於謨明冀勤王職之共式免天  
工之曠如聞在位曾是弗思恬苟且以成風樂因循  
而翫歲奔兢之習益熾而不反誕謾之態相高而自  
賢熙熙皆爲利而來蹇蹇失匪躬之故既食焉而怠  
事豈公爾以忘私嗟今之人視古有愧昔舜咨百揆  
和庶政而萬國惟寧周建六官倡九牧而兆民允臯  
蓋聖王制世而御俗在臣下宿道而鄉方遠圖者忠  
更化則治克用三宅三俊朕既灼知乃惟一德一心  
爾宜勵翼各協恭而底績當懋賞以勸功欽乃攸司  
或戾成王之誥儆于有位必申湯后之刑咨爾周行  
體予猷訓

原貸盜賊許以自新各令復業詔

真西山

朕以眇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誤國  
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



吏不加卹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姦民因誘  
怵而爲暴靖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盱楚兩郡之間  
遠在江湖數邑之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或至於  
燬焚惕若興懷爲之盱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  
戮力以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  
皆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  
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爲福在昔乾  
道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雖暫結於蜂屯卒  
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  
軀想惟爾衆之習短豈待朕言而後諭今則宏開禁  
網誕布寬書惟子不殺之仁畀爾更生之路儻復舊  
業卽爲良民棄兵弩持鉤鉏苟知舍逆而效順問田  
疇卜居宅當俾去危而卽安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  
宣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庸副朕心

舉賢良詔

周茂振

昔漢設賢科欲聞大道之要唐開制舉以待非常之  
才公及本朝參用前憲故所得多天下豪傑之士而  
所言皆國家治亂之端其在當時豈云小補朕自紹  
履休運旁招雋能圖治功者逾三十年猶懼有闕下  
郡國者已八九詔求見其人屬當大比之期敢廢詳



延之舉凡茲邇列各爲明揚俾衰然而造庭將諏爾  
以當務必有所論竝議可行於今庶幾博問遐觀無  
愧於古

### 捲堂文

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  
罹斥逐之辜靖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  
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且隆漢都而  
尊國士肆惟皇上剋廣前猷炳炳宸奎鑿爲四學爰  
爰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帳補報之無地但  
思粉骨寧畏觸機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士實  
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  
任其咎歸告于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  
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既便已行之吾  
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今見義而不爲當  
行已而有耻苟爲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  
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

### 伐金詔四方詔

李壁

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  
報之仇蠢茲醜虜猶托要盟浚生靈之資奉溪壑之  
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



而敢爲桀鰲泊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  
汙在人情而已極釁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  
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  
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恨

吳畏齋 獵謝贄啟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  
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  
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  
秘撰師荆復出閘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  
出師且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  
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妄謀疊疊多費實無益於  
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啟代贄  
及之

曰騎虹過賀曾親警效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  
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  
啻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  
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  
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孿而廢無庸者  
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歲月肉  
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亮以難從



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  
策和親姑謂奉春之熟計卧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  
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醜百年棄置亦  
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  
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  
一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  
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議  
論嚙噬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  
全而爲後慮眈眈有懷於憂國旣旌無路而陳情敢  
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管中興之

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  
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  
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  
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州未搖紛  
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  
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  
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  
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  
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  
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



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  
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  
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  
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  
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  
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  
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  
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  
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  
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丹師雖可用

而未爲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道以  
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衄而至於潰  
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  
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  
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號洛中原之  
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  
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於  
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簪苟盡得策豈復至今  
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諭則金坡爲  
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白溝僅



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其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泰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媵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餽軍孰啓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雋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於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劔之議試揅悶悶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顯聞天



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  
風露三神之頂洵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是然望履  
徻別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蕃宣當進遠猷庶銷過計  
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  
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共磨盾其  
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勲別當脩贄畏  
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  
社稷文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間將表食牛之  
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  
俗喜北平之有後幸即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  
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  
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  
沔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  
宏規將與群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敘謝之意匆草  
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  
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公會除次對謬  
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群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  
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豈自得於知心蓋指  
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  
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潛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



愧於知己者焉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紆京邑之  
酷天下歸其人炎興中天八駿志返高景山初以  
訃聞朝野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  
時爲下僚率中原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書  
文二篇以敘其志文澹意直讀者灑涕

其一

時巡萬里群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  
馳驛哀纏率土寃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

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王之  
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  
有辭而請上帝矧茲二載喪我兩君義不戴天扣九  
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方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  
仰干龍象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  
遽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爲生靈  
已深露蓋之嗟更劇輶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聞  
熏脩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  
睿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堯離響滅常  
聞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



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

其二

僊馭賓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大行  
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之淵冰脫群生之塗炭皇天  
降割裔土告終萬乘墨縗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  
咸聲義帝之冤自憐踈逖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  
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  
爲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就涅槃一真不滅然後  
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脩先君之怨  
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暉

微勞亡有敢期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賞  
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擘材素無良器非致遠徒  
勉厲駑之志莫成率驥之功無所取裁確然大耳詩  
書廢棄難追韓逾之飛黃鄉里歸來亦乏少游之款  
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就憐負俗之陳人竇然來思念  
不到此茲蓋伏遇相公秉鞭作牧如馭臨民名高齊  
駟之無稱德大魯駟之有頌小者大者執系之維之雖  
病顙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馬亦在馭焉不圖衰  
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



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鞞鞞有杜工部之損傷感  
佩良深染濡奚罄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之  
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祖之  
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今一制  
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而豐腆於粢  
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事太常之禮樂  
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敬擇吉地爰立大  
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杪文梓半出於江南巨栢  
長松并采於山北共勸樂趨之役成成不日之功因  
舉脩梁輒伸善頌伏願上梁之後干戈罕用俎豆常  
陳長朱草於齋除產靈芝於廟柱烝嘗禴祀保百世  
之宗祧朝覲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  
太平人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士馬雄疆之地瓊華仙島營帝王遊豫  
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  
西流北襟山勢貞龍虎之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  
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宜均貢賦於



四方定龜鼎於億載况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  
本非逸樂而爲恭惟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  
明俊德以親九族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致不世出  
之英姿舉累朝未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  
念人疲飛輓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爲苦  
逮至于戈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重脩壯未央而襲秦  
風鄙蕭相重威之說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泰  
之心即廣寒之廢基應清暑之故事敬涓穀旦爰舉  
栢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伏願上梁之後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長秋天位普臨於

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輝玉葉金枝綿綿不絕鸞臺  
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林永作藩維之守國無  
橈揀民悉奠居延及魚鳥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尚書省上梁文

閻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翬飛肇啟文昌之  
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燕雀  
共賀欽惟聖朝罄天張宇亘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  
覽群英而入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  
曰尚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  
惟政事之有堂寔熙朝之盛典再涓吉地爰築新基



輦落落之奇材構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水右瞻  
鰲寇之峯聽雞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于他所三槐  
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爲霖廣作蒼生之福允協  
龜策共舉虹梁博采歡謠庸申善頌伏願上梁之後  
三辰卽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之安輔相協棟隆  
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八千年共祝天  
皇之聖壽

趙與芮降封平原郡公制

王構

我國家法天立統稽古象賢武定方維暨聲猷之益  
廣恩加降附宜寵數之兼隆迺瞻耆英其敷制用趙  
與芮身端而行治識遠而量夷曩在南邦屬爲近戚  
儼若典刑之舊巋然位望之尊阻鄰好以弗脩知天  
心之厭楚棄官榮而高蹈偉王子之去殷幾年退處  
於鄉閭庶事靡聞于朝著執吾信使惟彼權姦爰興  
問罪之師用慰後蘇之望江左之連城不守始奉表  
以請降浙東之遺老雖存亦挈族而來覲然制有上  
下等威之別而情無親疎遠近之殊分土惟三爵已  
崇于而主降級以兩名未正于爾躬是用晉以文階  
賁之華綬天秩亞上公之貴月卿躋太府之班於戲  
辨宗伯之九儀王者所以示綏懷之禮兼洪範之五



福人臣所以全安養之榮茂對寵光往堅素履可授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

丞相荅刺罕贈謚制

王構

予欲宣力四方所賴人才之叶助天不憖遺一老其  
何治化之成能故中書右丞相哈刺哈孫荅刺罕嶽  
瀆英靈乾坤間氣執德弘而信道篤裊身正而格物  
深判宗寺兼示恩威奠藩封于磐石之固坐廟堂不  
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位不以內外爲重輕事  
不以險夷爲去就廓神明之蘊有室皆通推惻隱之  
心靡寬不釋惟獎善疾邪之太甚故積憂成恙以相  
仍言仁義如魏文貞寧恤憊徒之巧沮佩安危若韓  
忠獻詎容神器之它攘刃游于批大郤之餘器別于  
遇盤根之際離網未綴一誠堅抗群囂泰運重開百  
慮竟如素策顧嗣基之伊始其佐命者惟卿載績武  
功上膺邊瑣駟介不煩于屢駕袞衣佇俟于來歸云  
胡馳訃之聞遽爾輟朝之慟雖卿之所守匪生而存  
匪死而亡然政有或疑奚究而問奚取而決詢之輿  
議揆以舊章真王超異姓之封顯秩冠上公之貴治  
典教典竝以褒崇東平廣平罔俾專美嗚呼國家之  
講制度一二臣式克似之天理之在人心百千世不



能易也永言孚格以啓方來可贈推誠履正佐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王構

啓有先正蚤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于學  
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塗  
任其社稷之重計于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先蓋精  
神志意之相孚故啓沃都俞之靡間制難拘于一例  
恩特侈于屢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  
儀使贈滌祿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樞以淵識弘謨爲  
國著蔡以清彞素檢爲時措儀曉萬事安異同式群

工壹統畧周旋必禮温温維德之恭敷納以言蹇蹇  
匪躬之故止殺允符于宸慮宣澤丕應于天功以故  
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  
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  
身愈退而彌尊顧當時耆壽其誰歟致今日隆平者  
公也正事正言正道親傳文祖之燕謀有德有功有  
能首被先朝之鴻訓肆朕纂承之始於公簡注之深  
槐序延登衣仍袞黼棠陰未徙胙迺龜蒙因謚以正  
其名崇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  
政化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想儀刑之舊徃欽



茲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中丞崔或贈謚制

張士觀

獻可替否治獲佐於明時崇德報功禮宜加於卹典  
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崔或  
山川間氣簪綬名家俾司綿蕤之儀繼被瀛洲之選  
靡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遂擢置於秋卿俄紀  
綱於柏寺奏寢宮嬪之議罷征日本之師章疏可方  
之古人搢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柄忍容義甫之  
姦抑聚歛之臣力止延齡之相兩過文昌之府嘗僉

宥密之司于琴瑟更張之初贊匕鬯主噐之決屬元  
真方大有爲之日適先帝重中執法之官視左右何  
以易趙堯在朝廷不可無汲黯薦耆儒而備顧問崇  
名教以渙絲綸活人命於頃刻之間回天威於雷霆  
之下以去留繫憲臺之輕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  
凡可以尊主而庇民曾不避犯顏而直諫慨話言之  
尚在想風采之如存永孚于休以昌厥後可贈推誠  
履正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爲元氣卿之忠蓋朕所



眷知比因疾以祈閑爰加恩而優老榮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張珪彛常世閎廊廟宗工早摠戎旃已作  
禮樂詩書之帥晚司化軸遂稱文學政事之臣左右  
六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鯁亮一如其初太清  
罹薄食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請越予新服嘉乃舊勲  
諤諤之節詎肯詭隨侃侃而言類多裨益黯雖謁告  
爽尚勉留俾辭鞅掌之勞專罄格心之學緬惟先正  
嘗平金壘而立功宜得後昆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  
故國庸建上公思竭爾忱廣敷陳於經幄欽承時命  
永翊贊於皇猷可封蔡國公提調經筵事

丞相卜憐吉台封河南王制

程鉅夫

撫帝業之艱難爰思將帥啓功臣之盟誓宜及子孫  
咨爾在廷聽予作誥開府儀同三司河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相卜憐吉台智明識遠心廣氣和勲  
名克篤於前人藩翰乂勤於外服替將平於內難朕  
大授艱方深計於中途卿獨決進志存弼亮身佩安  
危所謂社稷之臣盍享尊榮之報乃復煩於機務非  
示寵於忠良是用命汝襲諸侯王以長守於富貴歸  
丞相印以自養於壽齡既不遠於京師可以時而朝  
覲允資重望坐鎮一方於戲表河之南念茲乃祖乃



父爲國之屏敬哉有土有民永建厥家毋棄朕命

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

程鉅夫

委質歸朝既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功  
誕播明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祿大夫安南國王遙授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陳益稷知畏天者事  
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  
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誠而受知世皇蒙天地  
之德而賜封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  
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  
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受繫留湖右幾三十年身

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即祚亟其來庭是  
用加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授職於戲內寧外撫朕  
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  
命永肩一心可加金紫光祿大夫安南國王依前遙  
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鄧文原

魯國有真儒寔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於  
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特示  
崇褒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  
主饋孝克奉於旨甘逮貴被展衣儉猶親於澣濯惟



我宗工盡替襄之道由爾內助秉柔正之儀雖善慶  
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庸視茅封而進秩式頒  
芝檢以疏恩於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借老  
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啓迪於後人

丞相拜住贈謚制

袁楠

八柱承天棟撓萌於巨構六龍御日輻說見於中街  
慙死難以成仁攷生榮而錫命故中書左丞相拜住  
鼎彝王社閎闊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遇獨特  
國是炳著蔡之先幾陳於上者不足言見於事者可  
爲則斥聚斂之臣以清四表誅黷貨之徒以正庶官

庫無餘財拔葵之訓靡替門絕私謁懸衡之鑒益公  
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盡言招過儉謀愈  
深選賢與能奸黨滋懼變成肘腋禍起股肱山嶽動  
搖日月昏翳雖元兇正罰足明朕心在貞惠易名姑  
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垣噫未明入朝竟墮承宗  
之計盛服假寐孰爲鉏麈之賢念此盡傷恩斯優渥  
可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英宗皇帝謚冊文

袁楠

伏以瑤國纘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陞於



太室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以傳  
信史欽惟大行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奸邪於  
嗣位之初彤庭祗畏廣儀注於熙朝之際清廟肅雝  
絕封勅以杜愼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  
惟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隱起運逢艱  
否大命靡終然號謹追崇尊名是著謹遣攝太尉某  
官某奉玉冊王寶上尊號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  
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祔于新宮以妥以宜

平章不忽木贈謚制

盧亘

朕凝命穆清式觀天造將啓靖邦之嘉運必生名世  
之大賢挺出類拔萃之資行尊主庇民之學使之君  
臣同德夙夜盡心協贊機衡融景化於瞬息之頃深  
謀廊廟致太平於期月之間禮樂以之而興隆陰陽  
由是而順序咎聞其語今見其人故昭文館大學士  
榮祿大夫平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丞不忽木明允  
篤誠溫文廉讓研精聖道得先儒淵祕之傳深勵忠  
規承世皇簡注之渥荐膺器使徧歷清華殫物洽聞  
而守以正經德迪慮而不近名屬熙朝更化之初開  
明堂垂拱而治升居台鉉裨罄訃謨一澄苛弊之源  
大洗姦諛之迹事至立斷言爲天下之公知無不爲



才實王者之佐攬群材而竝進理萬變而不疑弘沃  
眚衷謏乎辰告翊先帝履尊之際輟元臣分陝之行  
再入秉鈞遽聞辭疾彌綸軍國閔勞機務之煩提絜  
憲綱坐見朝廷之肅儵號隆福之僊馭旋驚梁壞而  
山摧寧不百年遂亡一鑑備觀規摹之盛可謂社稷  
之臣肆予撫運懷茲懿德當宁而嘆恨不同時圖高  
密於雲臺丹青罔既詠裴度於丘禱柱石徒衰是用  
寵以帝傳之崇賜以周公之履庸起具臣之勸允爲  
儒者之光繄爾英靈歆茲明命可特贈純誠佐理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燾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  
道以比隆肆用爲丞民之多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  
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  
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  
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  
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  
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  
雨和風來席下之摠衣滿戶外之列屨達簡在帝心  
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臯而



穀聞于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  
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之言丹衷片姦少不避  
雷霆之震擊青臺治曆本於筮日月而送迎繇理窮  
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  
辱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  
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  
則未加用申錫密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教其承可  
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公仍謚文正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姚燧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勲魚猶得水  
展我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京等路兵  
馬都元帥烏野而氣鍾光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  
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  
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  
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  
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  
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  
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  
斬於黃河可贈某官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帥紐鄰贈謚制

姚燧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於禮經用厚加乎愍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爲選鋒迅與鷹揚號爲萬人之敵虜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及郊乏總戎之制闡求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卽下令於轅門已折衝於尊俎握機旗達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帖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與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履堅城每摧如斯宣力於兩朝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年弗永爲烈則多維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亡者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卽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可贈某官追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姚燧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及襚衣之後雖飾終其有未及在追恤烏可或遺爰寵幽裒用昭異數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力齊嶽負董與川涵託開國特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閩外賈勇籌邊爲憲宗入蜀之前



鋒因殘百粵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效之  
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迺心之是期會師征  
險順而貞得夫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  
以鼓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  
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風陣之奇而已飛星驛之捷如  
震如怒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漢南國之  
紀群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藁以泥頭瘁事匪伊成  
功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  
雲杳歸于青山清風空遺於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  
先龍袞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於神路過  
者式焉示絕等於臣鄰忠斯勸矣尚膺茂渥少慰英  
魂可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  
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元明善

太裘無文可用致饗良玉韞璞孰窺至珍緬懷遺逸  
之民邁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榮祿大夫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曾祖父昕畎  
畝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蔽日之輪囷如山  
出雲莫測爲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象賢一門萬  
石之家蔽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終追遠分茅宣



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之願竄茲異渥寵  
爾營魂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趙國公謚宣懿  
○駿命握乾誕啓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叶成上國之  
光想風雲之會匪常慨日月之流如馱爰加顯號以  
慰故臣具官董士選祖父贈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謚忠烈俊被褐潛  
珎弃書學劍戎馬折衝之未愆志已出塵雲龍胥會  
之有開身先就日獨立中山於艱危之際兩復真定  
於敘攘之間釋兵爲農所活者衆延師教子其訓益  
深馬革裹尸實可閔生前之語虎頭食肉終有期沒

後之榮德之厚者嗣必昌功之著者禮必報肆朕嗣  
服念爾疇庸斯廣重封式彰異數於戲脩祖廟陳宗  
噐在予君臣之交乎光王室迪天休惟爾子孫之無  
斃精爽不昧寵渥其承可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  
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仍謚忠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爲佐命之  
殊謂竹帛曷能以既其勲絕坐席猶足以優其禮惟  
祖有訓非朕敢私具官董士選父資德大夫中書左  
丞僉書樞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  
獻文炳正大剛方明允篤實起家試邑棄官羞墨綬



之俾杖策從軍絕食望翠華之遠刑輕典以安反側  
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揮戈埤堦益張其羽翼長風  
破浪蒙衝直擣其腹心政在養民市不易肆辟國可  
方於姬奭活人何減於曹彬嶺嶠宣威南人不復反  
矣塞庭請討周公方且膺之恂恂持儒者之風諤諤  
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建采深喬木之思格于皇  
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渙其大號必有加玄宅之哀  
崇錫以嘉名胙之列國掌武襲建牙之舊開司增立  
戟之榮九原如生終古永譽於戲英才間出足爲邦  
家之立基盛德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載頌明制尚

慰靈魂可加贈宣忠開濟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謚忠獻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大室奉先彤嚮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興  
于以爲中嚴外辨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配天  
其澤不日告成共惟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  
議禮盡致曲之道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璫黃流躬蒞  
四時之祭龍袞玄冕力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  
之規斯明主制齋心之地度閔宮之密邇掄良梓以  
經營繩直準平駢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烟清廟之



星辰陟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轂音笑貌在其  
上皆以其思居處志意於此中適毅旦之載洎致柏  
梁之對舉爰歌六偉用相群公伏願上梁之後宗祏  
鼎安本支益茂黼珽謹彌文於燕翼搢紳執彛器而  
駿奔二世穆一世昭永配明禋於文祖三年拾四年  
禘載隆純嘏於神孫泰山四維天子萬壽

太史令王恂贈謚制

王士熙

洪惟世祖致治三代之隆總攬群英得人一時之盛  
碩儒既往卹制宜加故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雅德  
端方醇資懿範學邃天人之秘運親神聖之逢嘉謀嘉

猷有則入告于后先知先覺又將下被于民參儲闡  
調護之勤聞政府機密之奏望重漢廷之園綺職專  
堯典之羲和改曆授時日月星辰之順軌崇術造士  
詩書禮樂以移風太平立邦家之基正節折姦邪之  
氣朕承景命爾不同朝比觀嗣子之陳架切思賢之  
感章披雲漢識裕皇舊學之初誓指山河啓昭代新  
封于後華躋公袞謚易佳名於戲元氣所憑不存亡  
于生死九原可作尚哀榮于始終罔昧其承以昌厥  
績可贈推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  
封定國公謚文肅



御史大夫相嘉碩利封謚制

謝端

列爵之等以馭貴孰加於諸侯王元勲之胄而象賢  
宜膺於三錫命云胡殄瘁之蚤重予盡傷之懷故榮  
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相嘉碩利鍾  
純美之資負經濟之畧粵若迺祖相我世皇始成混  
一之功未受顧託之命襲其善慶惟時聞孫不階父  
師之訓而忠孝夙成篤於君臣之誼而夷險一致居  
給舍則伏蒲而抗論司宥密則疆本以折衝河汴交  
流分廟堂之重寄東南都會長端憲之崇班皆能綏  
輯士民肅清綱紀其崇之愛遺澤猶新喬木之家清

風未愆失既世濟厥美而不天假之年繫淮陽之故  
圻爾先世之胙土迺啟封而陞秩仍節行而易名具  
之贊書賁于幽壤於戲霖雨舟楫之用雖不究於當  
時河山帶礪之盟尚益昌於爾後英爽未遠服茲寵  
靈可

丞相史天澤贈謚制

劉元

周制以八統詔王必先敬故漢官以列爵馭下亦自  
報功古有彞章朕茲申勸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  
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史天澤性資貞亮器宇沉雄自  
開國以將三軍妙契淮陰之略至分茅而推千乘甚



高孤竹之風况結知於累朝迨總戎於四紀及朕纂承之始克膺輔相之良內秉國均兼筦機于右府外清邊祲幾授鉞于齋壇可謂威惠之交乎抑亦忠勤之備至繼以荆蠻之蠢重煩汴省之趨惟時壯猷行策功而飲至不圖晚志遽引年以謝歸申言齒德之尊端愈典刑之益命開府第協贊廟謀方就佚于尊壘復遺憂于邊閩冀資偉筭用一遐陬顧上游之濟師方倚坐籌之勝愴中途之病革莫收卧護之勲弗飾厥終曷旌迺績宜表出群之行進登符六之階於戲國步方新天不憖遺于一老閔章加祿卿其永賁

于九原英魂有知歆予異渥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謚忠武公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摯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震之居盖將別冢嫡以繫人心所以啟儲闈而貳宸極恭惟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脩曠古之墜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率皆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徻四方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丕構敬惟皇太子殿下温文日就岐嶷生知趣朝回馳道之車侍幄辨南陽之牘然



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獻圖冬官督役顧飭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梗柎豫章之材罄般輪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隆施繡櫨華棖拱星辰於閭闔飛橋複道接雲氣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譁伏願拋梁之後斲下端居鶴禁誕荷鴻休得保傳若二疏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懽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四六菁華卷下終